

筆記小說大觀

集

夷

宋

堅

洪邁著

志

第七冊

進步書局校印

夷堅志卷三十一

宋 洪邁撰

鄧州南市女

鄧州南草市茶店。僕彭先者。雖屢肆細民。而姿相白皙。若美男子。對門富人吳氏女。每於簾內窺覘而慕之。無由可通。繼終積思成瘵疾。母憐而私叩之曰。兒得非心中有所不愜乎。試言之。對曰。實然。怕為爺娘羞。不敢說。強之再三。乃以情告母。語父。父以門第太不等。將貽笑鄉曲。不肯聽。至於病篤。所親或知其事。勸吳翁使勉從之。吳呼彭僕諭意。謂必歡喜過望。彭時已議婚。且鄙女所為。出辭峻卻。女遂死。葬於百里外。本家喪中。凶儀華盛。觀者歎詫。山下樵夫少年。料其壙。柩瘞藏之物豐備。遂謀發塚。既啟棺。扶女尸坐起。剝衣。女忽開目。相視。肌體溫軟。謂曰。我賴爾力幸活。切勿害我。候黃昏抱歸爾家將息。若幸成安好。便做爾妻。樵如其言。仍為補治塋穴而去。及病愈。據以為妻。布裳草履。無復昔日容態。然思彭生之念。不暫忘。乾道五年春。給樵云。我去南市久。汝辦車載我一遊。假使我家見時。喜我死而復生。必共窮問。樵與俱行。纔入市。徑訪茶肆。登樓適彭攜餅上。女使樵下買酒。亟邀彭並膝。道再生緣。

由欲與之合。彭既素鄙之。仍知其已死。批其頰曰。死鬼爭敢白晝現形。女泣而走。遂墜於樓下。視之死矣。樵以酒至。執彭赴里保。吳氏聞而悉來。守尸悲哭。殊不曉所以生之故。并捕樵送府。遣縣尉詣墓審驗。空無一物。獄成。樵坐破棺見尸論死。彭得輕比。雲居寺僧了清。是時抄化到鄂。正覩其異。清尊錄所書大桶。張家女。微相類云。

丁陸兩姻家

德興民丁六翁與同邑陸二翁為姻家。其居隔一都。皆致力農桑為上戶。陸一弟。客遊他鄉。二十餘年而歸。從兄析贖產。兄靳之。訟於縣。乃盡歛金帛浮財。寄諸丁氏。凡田園之契券者。一切中分。事始息。未幾陸訪丁。索所藏。丁曰。君兄弟爭訟。方今遽取物歸。萬一彰露。是自啟禍端。我亦當受追逮。證左之撓。且牽連獲罪矣。宜更少留吾家。徐取之。未晚。陸喜謝以為成言。過兩歲復扣之。則調話抵觸。曰。君蓋戲我。安得寄索如是。而無片文隻字可憑。蓋理於有司。陸雖知丁已萌掩有之志。念終不可宣洩。以招弟訟。但隱忍如苦憤而殂。丁即往奠。哭言其諸子及還家。望陸翁坐其廳上。見丁至。叙謝款曲。丁曰。親家已亡。何為在此耶。陸曰。吾以君乾沒寓貨。飲恨而死。故來

取之宜悉以付吾兒。不然斷不相捨。丁曰。身履冥路。須財何為。今當集僧徒。多造佛果。為資它生福助。何如。陸不可。往復辨詰。奮然而起曰。我去矣。汝自商量。遂隱不見。丁心知不義。然貪得弗改。終不肯償。後數月。陸白曰。來怒罵曰。我為汝故。隕命。固已弗問。但令反我元物。開諭周悉。而畧無悔意。相與證於陰間耳。丁氏子弟。在旁共聽其語。少頃。猝丁仆地死。家人扶救之。已無及。

詹材狗

德興詹材田舍民。牝狗生子。民至貧。自無以食狗之子。母終日無所飼養。皆瘦悴骨立。相去半里。鹿坡王氏。求其子歸。飼以糠糲。母食竟。即掉尾返故處。嘔出所餐。以哺母。至暮復然。雖風雨不輟。彼鄉士人為賦。孝狗歌。屬和者盈卷軸。其一篇云。慈烏反哺。古所稱。不聞乳狗能效顰。鹿坡王氏世吉人。乞得乳狗於良鄰。良鄰家貧。併日食。狗母長飢。骨柴立。乳狗食竟。掉尾歸。嘔食餵母。使母肥。朝餐歸。嘔暮復續。獸類之中。類考。叙紛紛。養志多缺。如慙愧四足之韓盧。言語雖未工。足以垂訓。薄俗。故表出之。

夏氏燕

德興土坑夏氏乃支已所書二端者。其族子某不學無識。每飲酒後。好張弓挾彈。亂射飛禽。翔集往來者。無不被射。雙燕巢於梁間。戲射之。遂斃其雄。門外有陂水。雌者見雄死。啁啾悲鳴。徑投水中而沒。客聞而作歌傷之曰。燕燕于飛。春欲暮。終日呢喃。語如訴。但聞寄淚來瀟湘。不聞有意如烈婦。夏氏狂子好游獵。彈射飛禽類幾絕。梁間雙燕啣泥至。飛鏃傷雄當兒戲。雌燕兀兀如呆癡。不能人言人不知。門前陂水清且泚。一飛徑溺澄瀾底。傷哉痛恨應未休。安得化作呂氏女。手刃其頭報夫讎。注云許升者為盜所害。後刺史得盜。升妻呂氏手斷其頭歸以祭夫。此事出後漢烈女傳。

清泉鄉民

淳熙十年。南康建昌縣旱。民告於軍司戶張玘子溫。受牒檢視。溫泉鄉人李氏名田數百。須成熟不肯陳詞。閭社交徧責之。謂其立異。李曰。投訴當以實。吾家田不旱。豈應欺天欺人。且自欺乎。必不可。眾之桀惡者曰。今一鄉稱旱。而君獨否。官司必以它人為妄。是獨善其身。而貽害百室也。李猶持前說。於是唱說惡少。夜拋磚石。擊其扉及室瓦。呼譟徹旦。固未逞志。遂公肆言恐之曰。先焚爾廬。次戕爾族。事到有司。

不過推一人償命耳。李不獲已，亦隨眾自刎，得以分數蠲租。為錢六萬，既而悔之曰：木穀不損，而強我如此，何以俯仰於天地之間？顧已無可奈，乃邀道士數輩，用所免之數建醮筵以謝過，示不以無名財自潤也。明年秋，此鄉復旱，無毫釐之收，唯子田高下，皆得善熟。

洪先輩鼓

鄱陽洪舜臣，習毛氏詩，獲鄉舉。後連試不利，考其學業，在可上可下之間。然夙精五行書，尤善推星數，自期不薄。里中多戲之曰：君幸得恩科一官，著綠絕足矣。掉頭笑應曰：吾星限已定，必取正科。鄉里土俗，人家好蓄鼓，遇婚姻盛禮，召會賓客，則椎擊集眾，且為譁欣。或持一見鼓求售者，洪捐五千錢買之。其家無餘資，皆疑為非所急。洪曰：候來報省榜日，當用之矣。聞者益傳以為笑。慶元二年，以免解入都，戒其妻曰：到三月間多釀酒，準擬犒報榜人，及待賀客。至期，鼓在架上，不擊自鳴者三，其聲振徹於外，向之笑者異焉。果登第。

黃解元田僕

蘄春縣大同鄉人黃元功，富室也。田僕張甲受田七十里外查梨山下。紹熙初，無疾

而死體未全冷。妻已治棺三日。不忍斂。但泣守其側。忽起坐言曰。我承得文引一道。差追黃解元。可速具食。仍買草鞋一雙。妻不敢問。即辦之。張不下席。而飯自空。鞋失所在。復瞑目。明日又寤。謂妻曰。到黃宅門。撞著法師。在彼守候甚久。去不得。今須索展限。汝更安排飯與鞋。既而飯亦空。鞋亦不見。張冥冥弗語。明日復寤曰。黃宅設醮。道士持誦行法。更不可近前。又要再展限。於是一切如前。及寤。有喜色。雙履皆破。云道士雖去。而婦女滿室。守定病人。依還取他不得。若更空回。是出為第三限。必遭刑責。正憂撓無計。偶見渠梁上有鼓。我極力椎下。三聲震響。婦女盡出看。遂乘虛入房。方始追得。見押在路。今次真與汝相別。從此長往。不復甦。黃解元者。即元功也。當張僕三度往追時。已幽明異塗。不憶為主人。妻後詣王家訪其事。皆然。

蘇相士

高熙十二年久。予以待制修史。假道山堂前日。閣負暄。沈監虞卿遣相士蘇生來。王敬甫正字繼至。蘇語予曰。待制十日內。當有鞶帶之錫。却不濟事。纔到立春日。有遷陟之喜。名為異恩。亦不甚緊要。然舉朝皆無之。是為可慶。吾自不能曉也。敬甫求相。蘇曰。早來。昨夕赴李侍郎宴集。方為酒困。蘇曰。神采已昏。當俟它日。予出局。蘇

來見曰王正字前程殊不甚好難以明言幸其宿醒姑詭辭以却酒之為害但能敗一二分氣色其於骨法本不相妨也及二十八日裏見北使予嘗借學士出聘故循例闕左帑金帶趨朝明年正月初五日以光堯太上慶壽肆赦文武臣悉理三年磨勘唯禪位已前曾任侍從兩省以上者各轉一官時侍從已盡但兩官省三人存史魏公自以八十拜太傅王宣子居憂予獨忝轉通奉中外皆無與此者敬甫旋補外蘇生之言其驗如此然他言皆不一中云

林子安赴舉

鄱陽士人林子安居於石門紹興三十二年秋入州赴舉行半程飯店逢一客某州教授者來相與講禮容蓋謀為饒試官欲從坑冶使者魏彥成求薦牘因從容問林曰魏戶部何如人林曰子安與之姻戚其人慷慨急義容有喜色屏左右延林入室置酒輸寫胸臆曰君於魏託契厚薄何如某今實蒞試於饒君苟能致力則當任一舉之責以為報林悚然弗敢承至於再三始請其說容詢所習經以尚書對客曰某正用書登第嘗擇題目難控搏者為答義三道不曾示人茲以相授幸藏之勿泄勿失便當以此三題試舉子矣林捧接愧謝旦而告別泊入舉場教授

者搜此卷不見。遍訪它房亦無有。殊以負負。纔出院林往謁之。白曰：蒙先生成就之意甚厚。適是前一日忽得疾。極危困。及明一友邀勉掖以進。而頭如受斧。寸步莫前。遂成空返。所以留連未還里者。須先生之出。達此謝意。雖云無成。直與受恩等耳。竟為力禱。魏公得一章與之。林生高義如此。只終於布衣。其子憲頗修飭。嘗預鄉書。晚歲方得官。為適州永明尉。

潭州府治

黃繼道樞密。乾道初知潭州。其姪瓌并婦侍行。黃公無子。瓌每夕陪隨。率二更後始反室。一夕歸差晚。婦已就寢。見一男子立帳外。異之。且疑為外間。率史竊入。乃跌坐戶側。潛伺所為。其人已覺。蹣蹣而出。急逐之。過窓下。見彼處有芭蕉數十叢。葉高出屋簷。遮蔭甚廣。晴晝蔽虧。不覩天日。瓌意其幽陰。召怪。悉命芟除。獨餘根柢。至暮其長如初。凡三伐。三生。於是熾火焚之。臭徹於外。發其下。得大穴一所。光潔如掃。頗為深迥。蓋蛇虺輩所居也。運土數百擔。築塞使平。怪不復作。

臨安稅院

臨安府都稅院中。有神祠。名為田相公廟。初不知何神也。每歲正月。必設醮一席。以

奉之慶元二年。院史以寬餘錢絕少不能辦集。乃置弗講。俄有蛇當未驚蟄之前。出於像下。屈蟠張口。殊不畏人。一院相顧悚栗。因言頃年亦曾如是。而蛇差大。於兆為不吉。亟哀率公私以暮春修故事。既非諸人本心。殊極非畧。至五月。二吏坐罪黥配。十月中。車駕幸景靈宮。稅院官吏迎於道傍。而令婦女觀者。於起居幕次內。遂為邏卒所糾。越三日。有旨監官余玠錢萃皆放罷。人以為蛇禍之延。疑亦偶然耳。玠吾甥也。

鈔因僧子深

池州貴池縣下有鈔因寺。律刹也。僧子深主之。壯歲游方。參請涉歷。弗倦。而飲饌之間。不擇葷素。皆以為汎汎常流耳。乾道九年九月九日。所善何伯詹過之。留飲數盃。將徹。忽語詹曰。子今日為我證明。詹曰。聞師說此事久矣。只恐未必了得。深作色言。吾今撒手便行。不比常時。子盍小駐。即入寮中。使童行鳴鼓集眾。已則端坐。索紙書曰。內僧日日是好日。要行便行。無固必。虛空天子夜行船。摩訶般若波羅密。擲筆而逝。鄱陽渚田院主善佑。黟縣人。於此寺落髮。喚深為叔。見其事。

天柱雉兒行

舒州皖公山天柱寺廊下有巨碑云唐時崇惠禪師卓菴山中前有磐石每日對之誦法華經一野雉來傾聽畧不動足如是三年不以寒暑輒廢一日不至試於草間求之已立化矣為用僧法茶毗之夜夢雉來告云以聽經之故得免禽身今託身山下農家作男子師不相忘後三日願訪我及期而往果見嬰兒相顧而笑左脇下尚存翎痕師謂其父曰善視之到十歲後教從我出家父如所戒師名之曰定體且呼為靈休侍者又九歲坐亡於西原瘞塔故在。今天柱寺乃菴基也。刹書記者不知何時人作雉兒行一篇宣揚其事。影僧善佑傳之。故書於此以廣釋證。其詞曰當年江上揚風舸。淮西望極排空靑。今登天柱賞潛皖。元是吾家翡翠屏。禪叢一室因棲寄。選勝尋幽辨真偽。虛廊指薛讀殘碑。二百年前刊異事。此山開闢至唐初。乾元中作金僊居。彭門大師曰崇惠。裁基創始成茅廬。牛頭道化將雄鎮。浮世勞生未知信。乘開石上誦蓮文。非謂疎慵效精進。空山白晝接青宵。壞衲披肩度寂寞。玲瓏宛轉斷人慮。七軸圓音震海潮。奇哉有物名緣會。錦繡毛衣勝綵繪。常伴山雞與鷓鴣。優游飲啄烟霞外。山梁疇昔歎時哉。此日祇園應世來。昂頭歛翼傍禪石。下風側聽忘驚猜。醍醐灑盡燒心火。暮去朝還無不可。宜成永向佛菩提。春燕秋鴻

豈知我俄聞荒草蛻其身。夢魂夜告生為人。幽奇溪石驗端的。古脇遺翎跡尚新。妙齡自厭居民俗。祝髮依師隱林麓。他經雖授了難通。唯有芬陀利精熟。師因歎息省前緣。法種慈薰豈偶然。立名定體標殊特。靈休表示為佳傳。閑行宴坐何超脫。古鑑無塵罷揮拂。登高臨遠快幽情。滿目風光舊時物。几席中緝侍服勤。聞攷攷十九春。西原危坐順圓寂。戒珠數粒輝香新。真源始覺初無礙。月轉遼空水歸海。千聖徒中孰後生。一片靈臺長不昧。回觀輪裏漫啾啾。暖日和風戲未休。恩寬追逐蕩不返。六道三途皆自由。君不見潘安誇射賦。洞爾胸分穿爾脣。又不見退之詠獵詩。馬前五色墮離披。雲間哮擊懼鷹隼。草中竄伏憂狐狸。魯公去後無消息。更有仁恩霑動植。桑下馴游哺影時。未必兒童能隱惻。浮屠宰覩鎮盤岡。累聞繼夕騰禪光。聖賢因地亦如此。方寸凡情未可量。蜀川鸚鵡持經法。舍利精熒滿金匣。至今忌日慘巖巖。羣類悲鳴繞層塔。近歲濡須釋子家。松枝雀化皆稱嗟。纖毫不動幾寒暑。翻然只心臨蒼霞。賢王國士稱奇絕。巨石豐碑爭訟說。妙墨高文燦星斗。陵邊谷變相磨滅。也知靈識盡超冥。證出斯禽事顯明。無言嗜欲沉迷者。請看天柱雉兒行。

新建信屠

隆興府新建縣屠者信生居城外嘗有外間女子過門呼與語誘至後舍刺殺之刎其首夜舉尸投江中而以鋸屑糝頸血納諸竹畚且持入城蓋素與某家有仇將寘其門為誣汙計既而不果復攜歸首已臭乃伺隙處拋於道側適一小兒在旁認為人首亦不敢明言邏巡見之白於官府命三排岸究緝女家訝女出不返聞其事急往視哭訴哀切三排岸者二為宗室不釐務獨潘忠翌任責旬日不得賊踪跡有粟七官人者善邀喚紫古神試往叩啟詩曰木屑填頭事已深三君何用苦索心身首異處分江漢三七之時得好音又數日尉司兩弓兵過彼處逢小兒說所觀兵曰汝識之否曰不知為誰其人向西邊去尚能記其面目於是與俱行不百許步望信屠在門竊指之曰此是也兩兵前謂曰衆買一猪賽福倩汝提屠刀為一往辭以不得暇兵強之乃從而色已動語聲低怯遂叱問之曰殺女者是汝乎即叩首承服執縛送府使掩尸於江上未全壞計始行兇之日正應三七之數時慶元二年春也

蓬瀛真人

潼川路都監蔣師望。台州黃巖人。說其鄰居祝氏子。少年未娶。讀書於家塾。善邀紫姑。稍暇則焚香致請。來者多女仙。或自稱蓬瀛真人。祝子因生妄想。學業蕪廢。久之。一山下臨谷色。妍麗塵世鮮比。但肌體不甚白皙。祝感之。留與共宿。欣然無難詞。自是每夕必至。經半歲。形軀日削。且厭厭短氣。父母意其適倡館。約束僕隸。勿使縱遊。然此子固未嘗出戶庭。但夜枕切切與人私語。僕竊聽者。皆莫得聞。其家唯一子。母愛之特甚。密扣詰之。終不肯言。母曰。汝父年過六十。日夜望汝成立。以光門閭。今感於妖鬼。將為性命之憂。為我盡言。當早為之所。祝亦悟。始叙說相見之因。云此女來累月。無間寒暖。只皂色衣。似言不欲艷裝。袷服以招窺看。其出入未嘗由戶。莫知所往。母灼知為怪。曰。曷不一詣其所居。祝奉戒以告之。女略不拒。即攜手自窗外。穿踐荆棘。可半里許。到一宅。宏華敞麗。置宴席。面器用不具。飲饌惡薄。執事者惟小童八九人。男女相雜。祝會畢而歸。旦以白母。母慮為淫祠木魅。使僕於山谷間遍索。無形似者。里中老人謂祝翁曰。郎君所苦。既不可究竟。吾聞之物久亦能為妖。君家牝猪。已過十年。其豚在者八九輩。今此女常著皂衣。必是物也。祝族悉以為然。議鬻諸屠肆。雖價直已定。而遲明方買。縛是夕。女復至。與祝訣曰。相從

許時緣分有限聞君家行且見逐無由復奉慇懃之歡子善自愛涕泣出明日羣猪就屠祝遂免禍。

慈湖夾怪

巢縣宰潘昌嗣淳熙十年解官歸金華江行過蕪湖至慈湖夾天正晴風忽起撼擊所乘舟雙櫓中斷船師使舟中人併力撐篙將傍岸一半又折駭窘失措僅得抵蘆葦叢攀以繫纜望十丈外有異物突起波上其大如五尺盤巨目方頤頗皆朱赤全類神祠獄戶所畫獅子鬼面者潘焚香拋楮家人齊聲誦佛拜而乞命且許至金山寺設水陸供答謝久之物睚眦稍低遂沒不出黃昏後乃定惴惴宿泊須曉始敢東下姪孫子中紹熙間部臨川米運到長風沙為驚浪所激遙見一獸彷彿若鱖魚形濶如席翹其尾高出水面每一鼓鬣風輒隨而起幸其徑去亦為之終席悚然乃知温太真人牛渚燃犀所見皆此類也。

余聽聲

三衢余山人善相氣色又工聽器物聲常至婺源邑士李熙仲家試其術使立戶外而自登廊上鼓梯執兩椎敲擊數四乃呼入問之即曰鼓有雙聲當應兩子弟

喜慶事擊者亦非碌碌人也。是歲淳熙十三年。及秋試。二子皆薦名。明年春省其叔智仲。以左藏提轄充貢院點檢試卷官。牒往別院遭黜。

賈屠宰慶

平江屠者賈循。以貨慶為業。常餒數十頭。每夕宰其一。迨旦持出鬻於市。吳地少此物。率一斤值錢一千文。皆爭買。移時而盡。凡二十餘年。一夕大醉。認十歲兒為慶。束縛於案。妻奔往爭救。賈示以刀。不敢前。但撫膺宛哭。賈支解剖。剝其兒。與慶不異。四鄰雖聞之。畏或相累。唯謹閉門。明旦。賈如常日。喚兒。整担。妻曰。夜來屠割死了。做一塊血肉。何呼為驚。而往視。始痛恨。自擲。然已無及矣。蓋多殺招報冥理。彰彰時。淳熙元年也。

宋 洪邁撰

方大年星禽

乾道中浮梁村落間有術士方大年。精於禽課。邑人稱為方星禽。但極嗜酒。無日不醉。值其醒時。卜應如響。西鄉張氏富於財。遭凶盜肆劫。捕之不獲。府縣以責尉盛生。懼謹然無所施力。弓級詹通奮以訪。遂為己任。盛問有何所據。對曰。恰行市中逢方星禽醉。然無醉態。因命之作卦。曰。賊已去此五里。急往追。尚可得。然須在絲竹管弦之下。其言必可信。願給引帖以行。即挾一客。能物色姦惡者。俗謂之眼與之俱。西到江州。寓旅邸。日議所向。且云。絲竹管絃之說。當是得不義之財。縱游妓館。或詣勾欄。有婦女之處。宜各更衣易貌。隨所在偵索。越三日。了無所遇。共過一茶肆。肆之後。皆作僦舍。商賈雜沓。見一人布袍獨坐。為眼者異之。迫其側。詳扣鄉里蹤跡。其人應答窘怍。欲起不能。眼者叱使住。目詹執縛。其人束手就擒。承伏厥罪。詹偶舉首仰視。則笙簫鼓笛列挂壁間。始驗方生之術。歸縣誦言之。從此增價。而方不能節飲。竟以酒病亡。有弟大昌猶在。然推算非兄比也。右四事子理說。

劉殿丞夢僧

建安劉處約以殿中丞通判南劍州。夢一僧相訪，自言宣城人。云某有一指之厄，暫來寓世五十七年。是歲生子，名曰詵。因赴試都中，值苦寒，右手小指遂拳曲不復可伸。既擢第，官至大成府典樂，壽止五十七，特贈龍圖閣學士。

黃州寧氏兒

黃州黃岡縣陽羅鎮僧寺之側，有市民寧文，以灌園為生。紹興五年六月，妻產一子，名之曰婆兒。甫兩歲，慶元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晡時，天地晦冥，雷電暴作。兒在門首，忽失所在。移時開窬，得之於果棚下，伏卧不動。有朱書七字在其背，曰：天下太平慶元年。字潤二寸，分作兩行。唯太字頗暗。觀者拊摩，隱隱然隆起。凡半月餘，始沒而不見。兒如常。監鎮務官具告郡，書坊圖其事，刻板鬻之。

孫監酒再生

監平江府外坊竹青庫孫某，以紹熙五年六月得病，至九月而死。踰半日，忽起坐穴，伸顧瞻妻子在傍，環立相哭。孫問曰：我病幾何時？曰：百餘日矣。所苦何事？具以告。曰：我全不能記省。今已脫然，但經時不理公家事。此心懸懸，况收糴糯米，做造新麩，止

合辦歲計。豈容臥家。即饋櫛更衣。命駕適廬。點閱簿書。通行局舍。酒人不謹者。皆撻治之。然後歸。謂妻曰。我久不食。覺甚飢。須具飯。三分羹。三甌肉。三椀。為一飽計。妻微訝其異。如言辦之。以次啖食之。俱盡無遺。復登元榻。悽愴而言曰。本命已盡。逮到冥司。而主者不肯納。曰。汝猶有一日職事。三頓飲食。合了當却來。所以暫還。今兩者既畢。真死矣。遂卒。孫兄仁為建康權貨務。為王南鄉言。

天池廟主

河外麟府兩州。為西北屏蔽。國朝相承。用王氏世守麟。折氏世守府。麟州城外。有天池廟。極雄偉。郡守率以月旦親往奠謁。宣和末。某團練襲郡事。一日到廟禮畢。忽戒吏卒使暫去。須未時乃來。即自闔大門。隨行使校客將輩。皆怪愕不敢盡去。但傾耳竊聽之。聞歌管喧噪。獻酬交錯。驩笑之聲響徹於外。至未時出。啟闕醉容溢面上。馬還家。告妻子曰。我已受命作天池廟主。尚此少留俟。廟宇完然後赴上。甫一月。火起廟中。火屋百五十間。頃刻煨燼。王又言我今死矣。未須再建廟。且造殿三間。不要裝折。只當中設帷幕。仍舊以初一日來。凡吉凶影響。當一切報汝。一年之後方可塑像。過三年始隨宜增添屋宇可也。其夕果卒。家人謹奉其戒。每於屋內言語。

如平生所有告說無不立驗。忽一日愴然謂子孫曰：時世不佳，我亦從此逝矣。吾家不可眷戀，當謀遠避。為逃命計，問合向何處，曰：只有西川好。遲遲未決，洎復往，則怒責曰：何為尚留連？若不速發，大禍且至。吾今日即行。子孫方退，火自香爐中起，廟復焚。於是一家即日俱登塗，西入蜀。其年麟陷於夏羌，王之孫紹興十九年為南劍州兵馬都監，王大夫榕作守，聞其說。

詹撫幹

會稽詹氏為郡巨擘，且多名士。所謂撫幹者，又最富，藏鏹尤多。嘗夢甲士數百從西廡趨庭下拱立，其為首者前曰：跽局公家久，今將他適，不敢不告辭，皆再拜而出。詹驚寤莫測，至五鼓復夢諸人由外入，仍立於庭，言曰：走遍一府城內外，福無出撫幹上者，不如依舊伏事，所以再來。又拜而升廡，是時將曉，詹不能復寐，起行廡間，見地上及庫門往往沾濕，庫屋十餘室，元堆疊緡錢，發鑰視之，盡如從水中搬出者。然後悟昨夕所夢，蓋孔方兄欲捨而之他，既而還其故處也。詹之子道子元宗為諫官，孫晉卿驥魁天下，至今猶稱盛門。

黃瓊州

黃揆。歙浦福州人。登乾道五年進士第。用莆田獲盜功。改京官。知沙縣。淳熙末。入都求郡。留丞相將處以瓊管。黃辭焉。留公曰。瓊無瘴氣。有賞典。君當任嶺外矣。且又見闕。何憚焉。黃偶憶昨過三衢日。門卜於劉樞幹課中有瓊山字。悟為前定。乃受之。在瓊二年。臨受代。徙出教授官舍。以需合符。俄得疾。瞑眩。意氣慘悽。語妻曰。本不合來此屋。佳。悔之無及。我做秀才時。夢人告當作教授而終。所以向來不敢注此職。今適居其處。真不偶然。竟卒。有子三人。以過海賞及己。酉捧表恩。并致仕。皆得官。黃之姪所說微不同。云黃昔夢棺上畫梅花一枝。又書官至員外。終於南安教授。後在瓊洋得疾。問新教授乃南安軍人。及死。梅通判為之治後事。

興化官人

紹興末。興化有官人。仕於潮陽。任滿浮海歸。中道抵一村步。舟眾登岸買酒。邀其子同遊。子年十一二歲。整衣而出。抱以往。久之。持酒一壺。并肉羹。餉官人夫婦。食之稱美。越兩時。子不返。使童呼之。篙工嘻笑。答言官人如何理會不得。恰所吃羹。乃其肉也。官人拊心痛。知不免。謂曰。事已到此。我不惜就死。告容我自為計。其人曰。爾計奈何。曰。幸見許。取公裳穿著。拜謝天地神明。然後赴水。諾之。既死。又殺其家十

餘口。唯留厥妻及女。裸其體膚。不掛片縷。意欲使之不能窺外。於是眾迭姦汙。覺甚。餒則量與之食。稍啜泣。必行痛筮。回次泉南境。初此官人攜鄉里一姻舊。為館舍客。當治裝時。俾先歸理家務。望之踰期。杳杳不至。乃僦小艇。循岸迎訪。到某港。見二婦探首視客而哭。時凶徒盡散。入村民家。二婦揮手使客去。客解其意。偶巡檢解舍。近在數里內。徑往赴憩。巡檢悉柵兵追捕。凡二十輩。無一漏網者。獄未具。會壬午覃恩赦。至除斃於獄戶者。餘多得生。時人莫不惋惜。

祝評事

衢州江山人祝評事者。精錦囊地理之學。隨其子為仙遊令。縣士傅秀才謀葬父來謁之。祝曰。就近有一山。房宿直穴。昴宿守水。上合天星。真佳地也。急買弗失。傅如戒成約。偕往觀。指之曰。壬午年當生貴子。位至侍從。後代子孫冠冕不絕。仍為標記兆域。乃去。果以是歲生子楫。建中靖國時。至中書舍人龍圖閣侍制。既卒。又有行山者。告其家曰。先墓合出宰相。可惜穴低了。遂遷就高處五丈許。異時一孫適臨安。過江山。訪祝老之居。評事下世已久。有出延客。從容及先世事。曰。君家後來不曾輒改動乎。曰。自侍制之歿。用一術者言徙之矣。祝曰。有犯徒刑者乎。傅子駭曰。實

有之。主人起入室，抱一書策出示之。蓋評事君平生所抄錄，與人卜地本末，其一曰：仙遊傅秀才營葬後，當於壬年生貴子，或移而趨高，則出徒刑人，因勸使速反。其故曰：尚可綿綿世宦，不然，瓦解無餘矣。傅子謝歸，復仍舊室。自是連有擢科第者。元瞻淇元魯文歷位通顯，皆其支胄云。

莆田海船

莆田士人守廣石，一僕嘗負罪遭治，而不勇於逐，僕心怨主人。因其滿罷，泛海歸。為僱賊船，到半途，全家遇害，拋尸水中。唯一老兵，既受刃而推墮板下，賊鑿破其船，棄於淖，別易船行。兵傷處不致要害，經宿復蘇，忍升岸去鄉里，只數程，扶杖乞食。歸報主家族黨，以為一門盡死，安得獨存，是必與賊為囊橐者，執而訴於縣。縣以大囚法桎梏，緝訊，雖強引伏，終不得其情。邑宰白郡，移赴司理院。時正尉抱疾在謁，假主簿黃揆攝職，躬領弓兵護送，才出縣門，逢三盜者，商賈服相隨游觀。老兵指而呼曰：此三箇正是殺人賊，却教我苦中受苦。揆即遣卒拘之，同縛詣郡庭。蓋三人者，知老兵在獄，蹤跡已露，欲采聽鞫勘消息，故自投陷穽。天網不漏，交臂就擒，洎獄成，皆繫於市。怨僕在其中，餘眾悉遁，揆以獲兇惡，強盜三人，當論功改秩。

初猶不欲自言謀於鄭景寶。鄭曰：君既攝行尉事，元非有心，何為不可？遂受賞。

林寶慈

海南四州生黎，雖不受征徭而事守令甚謹。遇其生朝，則遣子弟部曲持香幣來賀。主人亦薄為之報。蓋有定式。林梅卿尚書之子寶慈，知吉陽軍。當此日，嘉黎人之勤，延待之禮，過倍常歲。酋殊以為感。林與龔實之參政同鄉里，素厚善。廣西漕使唐夙憾龔，而遷怒於林，著意求其過。會有商客以事來訴，即遣官率兵圍其城。聲勢甚惡。林有性命之憂，走僕往黎母山告急求救。酋立擇壯勇三百衆，兼程解圍，盡取林一家置船上，浮海東遁。至於潮陽，唐列上於朝云：吉陽守臣林寶慈貪虐黎民，攻陷其郡，俘其妻子入洞矣。朝廷不知虛實，下經略司審究。是時黎衆久已退歸，略無所犯。但訪林所向，莫測存亡。後數月，林自潮僱兩丁荷輜趨福州，謁鄉師陳丞相，具白其故。公為開奏本末。林先以父蔭授承務郎，累遷秩至奉議矣。詔貸其弃城遁逃之罪，復與初補官。仍只理監當資序。於是調監饒州永平監。未幾而卒。議者常謂蠻夷無信義，觀此一事，報德排難之節，可侔古人。中州有所不如也。

陳秀才女

金華縣郭外三十里間陳秀才。有女美容質。擇婿欲嫁。而為妖祟所惑。不復知人。其家頗富贍。不惜金幣。招迎師巫道士。齋醮符法。凡可以禳治者。靡不至。經年弗痊。其鄰張生。亦士人也。夜聞女歌呼笑語。密往窺之。門外一石獅子。高而且大。乃躡其背而立。女忽怒言曰。元不干張秀才事。何為苦我。張生愕然。知必此物為怪。將以明日告陳。而陳氏謂張有道術。清旦邀至。入視。張不言。昨夕事。但誦乾元亨利貞。曰。吾用聖人之經。以臨邪孽。如將湯沃殘雪耳。因語陳曰。吾見君家石獸。形模猶惡。此妖所由興也。宜亟去之。陳即呼匠鑿碎。輦而投諸水。女遂平安。

朱氏乳媪

陳天與侍郎之女。嫁金華孝順鎮人朱熙緝。從陳公赴建甯。到府數月。其次女乳母鄭氏。晝日入廚。忽迷如醉。呼喚不醒。命道士巫覡治之。歷數日始蘇。云正在廚下。見白衣人從外入。自稱我是婺州人。汝哥哥使我取汝還鄉。不覺隨以出。漸次踰城。抵建陽崇安。其行極快。更追趕不得。每到山嶺下。不能進。則負我而登。過信衢。發三州。遂至鎮。認得本家。在近。欲一往看娘。白衣者嗔噴。或拳棒亂打。兄鄭二見。

而怒曰。是我妹子。自隨七官人。在建甯府衙內。汝如何帶得他來。又更行打。將執之。白衣遜謝而去。俄有大赤龍。煙霧纏繞。衝奮而入。含水灑我。其冷如冰。乃驚覺。元不知是夢也。因此病足股掣痛。不能下牀。凡半月而愈。赤龍者。蓋道流所咒符水云。

霍和卿

霍虎字和卿。鎮江人。五歲生惡瘡。遍體遇疴痒時。盡力爬搔。或流血見骨。若大風病癩者。俗名為霸王瘡。百藥並用。才愈復作。其父絕以為憂。遇道人於門。入覘之。出謂父曰。吾能療此。解囊取藥二十貼。與之曰。須得無灰酒調服。如稍有灰酒。藥力盡敗。市中官醞。不堪用也。父留之坐。即糴糯三斗。蒸炊拌麩入甕。道人曰。俟明日。將遣一箇相識來治之。但其人頗怪。切勿生驚疑。如是當立愈矣。明日即無它客。而酒室內有紅光一道。穿窓隙直射甕中。逮酒熟。覆視之。糟滓皆突起。盈溢過倍。其初而香味郁烈。及攪取入醪。乃一大烏蛇蟠其下。已糜腐剖析。霍父曰。所謂怪者此耶。向之紅光。定其物也。彼必不吾欺。但去蛇骨。以肉併投布袋中。取其酒調藥。藥盡酒空。和卿不知其故。病幾積年。所苦如洗。肌理雪白。是歲獲鄉舉。登隆興

癸未科。後監左藏西庫。呂德卿嘗與同僚。聞其所親說。

石城民眼贅

紹興中呂德卿知贛州石城縣。冬月給散飢貧細民官米。望一民頰上有物。穹然而長。下垂過頸。呼前視之。蓋左眼生一贅。從園內突起。幾二尺。初用紗帛蔽束。揭而注觀。則眸子乃在其表。賤賤有光閃爍。可畏。呂惡而遣出。不復扣其何以致此。人肖形天地。稟五行之靈。而惡疾若是。豈其宿業歟。

石城尉官舍

石城縣尉廳。久以兵壞。寓治於僧寺。寺之屋分隔大溪。溪上有橋。尉舍在西。每出入必從橋後。橋遭漲水漂蕩。常乘小艇往返。多窘風濤。乃徙於東邊。而故為宗子所占。仍治隙卜城地為菜圃。其處舊有南安巖主祠堂。紹興中。福唐人曾愈為主尉。夢巖主訴曰。吾之居苦於種菜。用糞穢之惱。使不能安跡。君盍仍舊貫。向來不過慮風憂。自此不復有矣。曾謝曰。敢不敬聽命。他日又來。曰。宜以今日去。稍遲。留定貽幡竿入水之撓。雖不至深害。亦費詞說。曾覺而沉思。不曉其所謂。取官歷檢視。又日不及吉。乃議以翌旦遷。邑人陳元功大尉之子。孝家者。居寺門外。攜富氏潘生。

置酒餞別。曾西遷未幾。市頑有不相樂者。許其與部民。趣膝歡飲。興訟於州。擾擾數月乃定。始悟幡竿入水為潘字。使當時即日西遷。則無矣。

花月新聞

已志書姜秀才劍仙事。以為舒人。今得淄川姜子簡廉夫手鈔花月新聞一編。紀此段甚的。故復書之。貴於志審實。不嫌復重。然大概米水略同也。廉夫之祖寺丞。未第時肄業鄉校。嘗偕同舍生出游。入神祠覩捧印女子。塑容端麗。有感志焉。戲解手帕繫其臂為定。才歸即被疾。同舍生謂其獲罪於神。使備牲酒往謝。於是力疾以行。莫享禮畢。諸人馳馬先還。姜在後失道。日且暮。恍惚見白氣亘空。當當馬首。天將曉始到家。妻孥相視。問訊勞苦。方就枕。聞外間呵殿聲。一女子絕色自轎出。上堂拜姜母。啟云。妾與郎君有嘉約。願得一至卧內。姜欣然而起。妻將引避。女請曰。吾久弃人間事。不可以我故間汝夫婦之情。妻亦相拊接。驩如姊妹。女事姑甚謹。值端午節。女多製綵絲百副。盡餉族黨。其人物花草字畫。點綴歷歷可數。自是皆以仙女呼之。居無何。白其姑言。新婦且有厄。乞暫許它適避災。再拜而別。出門遂不見。姜氏盡室驚憂。少頃。一道士來問姜曰。君面色不祥。奇禍立至。何為而然。其

以曲折告道士令於淨室設榻明日復來使姜徑就榻堅臥戒家人須正午乃開闔久之寒氣逼人刀劍屢擊之聲不絕忽若一物墜榻下日午啟鑰道士已至姜出迎笑曰無慮矣今視所墜物一髑髏如五斗大出篋中藥一刀圭糝之悉化為水姜問其怪道士曰吾與女子皆劍仙女先與一人綢繆遽捨而從汝以故懷忿欲殺汝二人吾亦相與有宿契特出力救汝今事幸獲濟吾亦去矣才去女即來遂同室如初懼姜母之喪哀哭嘔血姜妻繼亡撫育其子如己出靖康之變不知所終廉夫後寓鄱陽而卒厥孫曰好古至今為饒人

王氏婢

司農王丞族弟瀉熙中買一妾立券時父母先約不可令近水火久之主母夜如廁傍無他人使攜燭以行溷未畢妾忽語云這回休也俄而火從其身起頃刻間悉成灰燼

碧石散盆

致知先生姜潛究之奉符人居縣中其讀書處相去百里每欲歸省其父隨意即登塗不問朝暮一日夜半乘馬行佩弓矢於腰一童前道觀林薄間燈燭熒煌悚

怖不敢進。姜曰：「不過是鬼耳，何足畏哉！」駛馬迫視，乃十數人披髮席地賭錢，即引弓一發，旋即驚散。不測所之。見疊錢凡數百貫在地，知其紙鏹也，揮鞭劃之，碎為灰。池獨碧石大，殷盈，熒澈可愛，遂取之。姜好學，有隱操，嘗甯間郡以其名聞於朝，降召命再三，竟不肯起，乃賜先生之稱。

金陵黥卒

金陵近年有黥卒，已脫軍籍，置卜肆於通衢間，占驗若神。一道人高冠侈袂，風儀甚整，來問卜。黥案式消祥，起挽其衣曰：「我於卦中，算得君是神仙，願垂救度。」道人頗窘，欲去不得，乃約同往旗亭買酒。黥挽衣如初，並坐片時，杯方行，道人含酒，嘆其面黥驚而放手，遽失所在。將拭面，覺光澤異常，酒家明視之，黥文滅矣。

李萬隊將

紹興三十一年，劉武忠公都領鎮江諸軍，以十月五日發中軍前渡江，是夜宿揚州。員琦提舉一行事務，其素善一娼，為隊將李萬所據，心不平，託它事杖之二十。又慮其泄，明旦白劉公曰：「李萬宿於妓館，已薄施罰責。」劉震怒曰：「我一身抱病，不敢將婢妾供侍，萬何人，乃輒如此！」諭軍將擒入教場，且令安排劊子，繼到彼，問之曰：

汝安得亂我軍政未及對即斬之又問萬屬何軍琦對曰係中軍第十一隊將時本軍統制王明在側呼謂曰這把刀是汝兩箇合喫且寄在汝處明趨下拜謝十二月劉公解兵柄卧病甚篤見李來窓下聲若歎息左右悉見之劉叱之曰汝自干犯異法我以國事行誅實汝自取尚何敢作祟殊不之顧隨即帖然聞者服劉之膽決。

吳山新宅

王仲衡希呂瀉熙二年為起居舍人林安為僦吳山一新宅方徙居次日未曉將赴朝其婢詣厨欲煮湯才啟厨門見異物如人在厨竈下若搖兩扇之狀呼問訶叱皆弗應婢恐而出告於王王不以為然復遣老兵張進攜燈往驗物凝立不動燈亦滅進還報王淮北人有膽勇時就拔劍徑趨之物猶自若旋覺有人至疾走赴後門穿狗竇出未半王揮劍斷其身為二取火照視乃白鹿也灑血滿地王退朝剝其肉分餉侍從鹿之白者世所鮮有初疑為不祥後一月乃除淮西帥。

海門虎

瀉熙二年八月通州海門縣下沙忽有虎暴民家牛羊猪狗遭食者多居人畏其

來至暮輒出避陳老翁村舍。窓戶籬壁皆為觸倒。陳語妻子曰：虎食人自係定數。我一家八口，恐須有合受禍者。我今出外自當之。妻子挽勸不聽。即開門見虎，脇間帶一箭，手為拔取。虎騰身哮吼，為感悅之狀而去。次夜擲一野菴以報。自此絕跡。

吳江二井

淳熙七年夏秋之交，浙西不雨，苦旱。吳江塔院大古井，其水穢黑，不堪汲飲。僧命王匠者浚之。日亭午後，外間居人見烈焰從井中出，蓬勃丈許。匠被熱皮膚皆灼破，急出即死。一賣果實小民過其旁，亦損面。又焚井亭。自是水清冷可鑑。同時有菜戶孫氏，亦浚井。匠入鑿土間，其下人聲良久。一衣綠者坐胡床，一黃衫卒捧文書。一童侍立。匠望其處，如官府然。廳堂整竒，黃衣叱之出，急引索而登，僅獲免識者疑為龍神所據，無復敢窺。此井遂廢。

奔城湖女子

紹熙五年六月七日，常熟縣奔城湖有村民艤船水際，見一姝麗女子從二蒼頭來。言欲備船過湖，到東高塘看親，遂解纜。届中流，民稍默念如此。美女乃徒行，又

無父母隨之殆非人類大聲語之曰今年乾旱小娘子莫是龍女耶女不答亦不改容蒼頭獨怒目四顧轉盼間失女所在蒼頭登彼岸不知所向俄有龍自北水騰過大風發屋蒿塘民譚大公。有子三人。分屋以居皆力耕賣酒頗豐贍。是日臨安茶商沈八偕伴侶三十輩負擔到其門少憩頃之黑雲四合數神人著錦衫持斧鉞長大獠惡。以次而至其一云我在譚家幹事汝等速去已而風雨大作沈作諸人并茶杖悉移置塘扎洞庭絹客寓彼亦被驅出。三譚室宇器物米穀金帛席捲無子遺唯一常用秤插地上力拔不起一斗貯於糖甕屋後竹園一空一榆木極大蔽數畝根反居而枝葉在下禽巢以十數在石礎上略不撼損門外二舟飄落於十里田中而三家男女悉無傷害

王氏白金器

瀋熙十六年五月平城江內蛾眉橋下王二秀才家居臨河因堤岸摧圯僱工緝整盡發故磚石將一新之取土二尺餘得大石板覆一瓦缶其中皆白金器皿王認為己有鄰人不平其獨擅白於府遣兵官獲取之視器底皆鐫字曰某年月日太原記并王之祖花押存秀才持昔年分書文簿校驗並同府命盡還給付家久寒

寔自是豐腴。

伏虎司徒廟

平江人江仲謀於府內飲馬橋南啟熟藥舖紹熙五年又啟一肆於常熟梅里鎮擇七月十二日開張前夕夢黃衣人聲諾持文字一軸云相公令投下文字江問何等文書曰是鎮中戶所居名次望官人題上簿江許之視衣一臂損爛出血明日以語人其鄰叟云相近錢知監宅東有一廟鎮人爭往焚香豈其神乎江即攜香酒致謁見土偶駮卒臂泥脫落宛然昨夢所覩蓋伏虎司徒神也立喚匠補治旋夢來謝且祝江勿用偽品藥雜於劑中誤人服食因而可積陰功江感其說收市良材不惜價值而所貨日增

此卷皆呂德卿所傳

宋 洪邁撰

明僖寺鯉魚

泰州如臯縣明僖禪寺鐘樓傾欹。王僧以傾覆為慮。命工匠繕理。其傍有深塹。於中治泥。後因雨降積水盈尺。秋冬水漸涸。見鯉魚長六七寸者數百。踰聚困。感莫測所從來。老僧實初者云。記得十餘年前。蓋造此樓時。一過客買巨鯉。令僕庖治。破其腹。棄子於中。不謂許久。乃得生活。佛書十年不壞之說。於是可信。况又不止於此。

真如院藏神

台州臨海縣上亭保。有小剎曰真如院。東廡置輪藏。其神一軀。素著靈驗。海商去來。禱祈供施。無虛日。紹興中。童行金法靜。主香火之事。甚敬。為寺參頭。因令剎工。綴鼻為僧智全。從過。誤觸其首。刀中斷。穿不可取出。血至數升。悶仆不醒。恍惚間。見藏神至。舉手拔之。便覺血少止。刀墜於側。旬日瘡愈。自是遠近傳說。檀信益眾。宇文子英尚書表弟李生。亦綴耳被觸。刀刃在中。困卧之際。夢土地神為出之。二事正

同況前輩有言自以方寸利刀旋舞於面目間是使刺客白晝持首為戲其禍近於席間舞劍也真為可戒。

鑊匪章

臨海縣承恩鄉富戶毛三五助教生三子長曰惟修入太學次惟彰娶宗室女得官俱死於靖康圍城中助教在鄉里憂悼亦亡幼曰惟謹讀書不成家貲日以衰削遂營業酒坊紹興二十一年其僕徐九樵薪於近山得大菌於高木俗謂之鑊匪章者重數十斤束縛持歸獻其主惟謹喜甚令徐僕烹飪以薦朝餐呼二子共食才放箸皆死妻以前一日適母家獨免毛氏為富累世助教以寬厚稱長者深得鄉譽至是一門殄絕無不嗟惜之。

陳瑀不殺

承節郎陳瑀權監章安鎮平日不殺生有饋巨蝦三十枚者不忍付鼎鑊姑以置大桶內貯水育之夜夢三十人皆著淺碧衣目光閃爍列立於前一最大者致詞曰某等無辜將罹性命之厄非明公不能免其死願少留意陳起應之曰我以一賤官又暫攝事安能任活人之責皆曰恐公不肯為此談笑間可辦也再四申懇覺而悟其

故亟取鰈縱之海舉群志昂首反顧如感戀之狀久而乃沒

白木苗

清熙中台州天台縣樵夫入山見小木堅直伐以為担具芬香異常樵不識也負新入市買者識之曰此是白木苗也安得如許大殆必神物可更往取之樵復尋原處茫不可得信步失脚墜一穴中遙望裂隙光如當三錢大隨之以行了無室礙約一日久聞頭上有鳴槽聲又一日許乃從黃巖縣委羽洞出焉蓋冥行三晝夜殊不覺飢餒其為神仙境界可知矣

過椿年

浙西提舉茶鹽司孔目官過椿年既補都吏赴紹熙四年十月二十日二會慶節錫宴坐中得疾歸十二月死明年初春鄰人潘十六娘夢其自挈衣笥語曰煩報我妻鬼已差去秀州後數日其家火柩於盤門外送者王媪仆地不甦而作椿年聲音云我於正月間倩潘娘寄信想已知之自今以後不須更作佛果我託在秀州南塘上蔣六郎家為男子止注得六十年壽王媪即蘇以告其子暉暉往尋訪果得之蔣氏云旬日前育子時先夢一皂衣來言是平江府人來汝家寄住已而生男暉求如房

視之垂涕而出。椿年為吏頗公。正故死未久。即復為人。

郁大為神

吳江范上鄉。石里村農郁大。門前有高楊。垂陰蔽室。乾道二年夏日。無故恍惚。延緣升木杪橫卧。家人望之駭汗。其子登長梯取之不下。越三日。恍如有覺。徐徐歸舍。自是能知人生死。至六十七歲。謂妻曰。我命數已盡。可具浴。浴畢。置酒邀朋。姻鄰叙訣。問云。午時未。妻言尚早。郁曰。俟我死後。看腰背上柱杖痕。是我與神開法所致也。日正午。遂奄然。視其背。果有傷痕。既葬。鄉人常見其出入如生。而羣鬼從行。人或疾。託巫者邀請必至。命童子附體決休咎。或使服某藥。或使設齋醮。無不立應。得以平安者甚眾。至今猶然。

西館橋塑龍

紹興三年六月。平江境內大旱。東西舟船不通。西館橋嚮生果主人。出力抄題眾鋪。得錢二十餘千。命工塑龍於橋上。創造洞穴。繪畫雲氣。作飛龍取水之狀。士庶來觀。焚香請禱。絡繹不斷。府守沈虞卿侍郎。適送過客回車。見之亦下。而瞻敬。殆還府治。又遣致酒果香燭。連夕供事。極為精專。沈夢龍告以明日有雨。如期果沛。然作霖。

高下霑足。乃展具禮容。僧道耆老。音樂梵唄。送龍於石湖。

浮梁縣宅

浮梁縣治皆古屋。頻有怪祟。慶元二年。知縣信安鄭伯膺長子婦正晝抱嬰兒在房。有自後捫其乳者。回顧乃一偉男子。皂衫烏帽。長七尺餘。婦駭叫。逡巡而滅。長子心志素怯。弱多畏。每夜未睡時。須五六人相伴。始不驚怖。嘗卧病於榻。其前一竹卷貯故絮。忽聞其中窸窣然。畏為鼠也。少焉。一人伸首出。面目絕大。俄高屬屋椽。適無人在側。鄭子拊床大呼。急翻身向內。其物亦沒。鄱陽主簿何公極。往縣督錢。見鄭說。

華嚴寺僧

平江華嚴寺後。有民陳氏居。夢寺僧至其家。請曰。今來君宅。託生。願見容。乃脫袈裟。挂於堂梁之上。徑趨入磨牛房坊中。陳驚覺。知其必墮畜類。才天明。往作坊驗之。牛已產犢。視梁上凝塵盈滿。唯僧元所挂衣處如拭。

武女異疾

鄂州富商武邦寧。啟大肆。貨鍊帛。交易甚盛。為一郡之甲。其次子康民。讀書為士人。使長子壽盞。長子有女。勤於組紉。常至深夜始寢。乾道七年。得奇疾。方與母同飯。啜

羹忽投箸稱痛宛轉不堪忍俄又稱極痒母問其處不能指言麻數月求巫醫數十
拯治悉不效次年春一客結束如道人狀入肆飲茶聞其聲謂武生曰彼何人也曰
吾女也問尋常呻吟時更作何聲曰似云丁當者客曰吾談笑間可治須一入視之
武生疑其有所覘姑謝之曰日已暮明旦可矣客訝其緩武別設詞以對旦而復
來武曰女子夜來却定且俟其疾作當煩先生敢問所止曰我只在亭頭可令一童
相隨去亭頭者南市邸店也遂揖而起才出門女大叫蓋因食燒猪而痛作遽延客
入望見即言面色正青我知之矣俯就地拾一小土塊如石使磨屑調與飲又於腰
間袋內取藥兩錢使按擦左股痛處藥未盡一鐵針隔皮跳出頭末皆禿銳女神志
頓清乃道所苦之因曰向來燈下縫裳失針尋覓不見便覺股內有物鑽攻流轉四
體纔喫飲食稍濃者輒大痛攪刺上下到股即止想是當時著針去處今既取了已
恬然無事即日平安武氏厚謝客但肯受十之一二康民者與張壽朋善其年秋壽
朋赴竟陵守過鄂渚具說

新安尤和尚

浮梁西鄉新安寺僧允機姓尤氏其名已見支丁中生於宣和己亥年十八九即為

僧天資警慧。又絕葷酒。其師工醫。一意從事於此。伎聲喧縣邑。與同里張一大夫。及其子復州使君壽朋善。大夫亡後。憑夢告之曰。師既出家。又能齋素。願常堅此志。俟甲子一周。則我復來。自是誠心愈確。凡所得賂謝。悉以供修繕公費。殿宇藏院。為之一新。高熙戊戌年六十矣。正旦日。鄉人更相慶和。土俗例具酒餼延客。機亦緝置於方丈中。客至即留。遂飲酒食肉。弟子海瀛在傍。驚白曰。和尚持戒四十年。何故一旦破戒。機笑曰。汝不記我頃時所夢張一翁之語乎。今甲子周矣。瀛不敢言。山下民凌生。妄與寺爭訟隙地。不得直。愧且憤。懷斧於腰。欲戕機。機方焚香伽藍堂。逢其人。叫呼求救。凌倉皇之際。拔斧不出。眾至。挾機歸。遂悒悒如病。聰明日衰。辛丑歲。壽朋下世。機夢之曰。從此去四年。與我相會於某處。至乙巳之春。壽朋之子子理入臨安。夢其來曰。知府喚我。子理猶訶之曰。顛顛癡癡。莫要浪說。旬日後。接家信云。機死矣。距前夢四年。

金沙灘舟人

成忠郎王佐。自竟陵挈家赴官元州。乘客船泛湖。在道午治。佐妻呼舟師之婦。出所携餚石杯酌酒與之。而誇語之曰。汝尋常固有酒喫。想不曾得在金杯中。舟婦謝

曰。小家不過使瓦甌。蓋何嘗見金器乎。退以告夫。且言所用盆。餅之屬。無非金者。夫即懷姦心。與妻謀曰。我終年勞苦。筋骨受盡寒賤。何曾好得一飽。不如做此一場經紀。妻以為然。乃謀篙工。工言不可。遂止。後二日到金沙灘。佐妻取器物。令僕就岸。掬沙洗擦。光耀燦然。凡數十種。布列於地。舟師又語篙工曰。至寶落我手。更何所待。篙工亦動心。其夜藏佐家人。而沉其尸。徑趨武陵。持孟貨於市鋪。備知其盜。窮所從來。密呼廂邏捕至府。及獄具械三人。赴金沙元犯處。禽而梟首。掛於水濱竿上。緡雲朱藻。部潭網。徃荆。過而見之。巡檢為談其事。大抵行旅遠役。而挾黃白術逞者。多招意外之禍。而江湖尤甚。建炎中。荆部多難。一彬陽令。湖湘江如彬。其弟以小金盃付。萬人挹水。驚語其長曰。金盃也。長咨嗟有羨色。縣令警提通練。知其不便。偶過一灘。再用之。佯失手墜水。萬人欲沒而取之。令曰。水迅急。若暫停駐。將留滯矣。此是偷玉石。直三四百錢。汝邗掩得無認作真金耶。乃命駕舟而上。明日到彬。擒其群。送獄。皆凶盜累年為惡者。以白都府悉誅之。彼以真金而獲免。佐以為夸。而覆族異哉。

辰州監押滿任。僱舟下五溪。將歸王沙沔陽鎮。有朱沙數百兩。過五陵。遣弟由陸路先携行。兄約十餘日可到家。而踰月勿至。乃沿元道還訪之。迨抵武陵。則兄所乘舟猶蟻岸。疑其故。潛身伺察。見舟人持縑出市。遂認之。蓋兄物也。徑告於官。發卒執縛。盡捕惡黨。既就鞫。始盡供吐本末。云曾以不謹。為監押笞辱。固已啣怒。及涉白湖。又爭言往復。湖瀾漫萬頃。四無他船。遂恃罵之曰。常德府是官人。世界這裏是我。世界即椿以篙。墮於水。其妻驚出。亦墮之。并二女三婢皆死。一時失計。自觸刑誅。今已成擒。無所尤悔。遂就戮。湘中多有此惡。其人汎汎洪波中。寄命舟楫。而與之怨。取死宜矣。右三事子中說

處州客店

處州民葉青。世與大家掌邸店。至青以貧捨業。而應募括蒼尉司。為弓手。心胆勇壯。無所怖畏。凡深廈館舍。他人不敢至。而必當往者。輒懇求相伴。所向帖然。城外有大店。方建造三年。極新潔。商客投宿甚眾。高熙十六年。民周二十者主之。其子周九愚。不解事。歲十二月。因以片瓦貯火。炙手熟。頓於櫃上。忘復取。櫃頗燒破。父拈柴枝。箠之。怒不已。子懼。其夜自經於廁。明日父喚起洒掃。不應。又携杖逐索。始覩其死。鄰

人皆咎厥父。父追痛悔。惻葬之於十五里外。自是每夕為厲。哀哭不絕聲。厲客不勝憂困。相戒勿來。至於掃跡。父亦辭去。後人繼之者亦然。店遂扁鎖。至紹熙三年。或言於主人。謂葉青可付主。邀致青。捐一歲。做直為餌。青欣然而入。纔及暮夜。怪變不息。朋輩或問之。曰。安有此事。客以其處於交易趨市為便。漸肯來宿。嘗有五六人。一時同至。天方曉。皆急徙去。青次夕獨飲酒三升。二更後。籠燈如廁。燈乍明。乍滅。聞有人呼曰。葉都頭。接了紙。青取之。溷訖。趨下。復曰。接得旋盆。青舉右手接盆。左手搦之。曰。汝真是癡魂。許多時不尋。託生處。我做道場與汝。宜速離此店。乘勢推仆之。其聲若陶器响。青手冷如冰。半月後愈。鬼不復來。

潘統制妾

興元統制潘璋。託臨安時買一妾。攜入漢中。為人嫵媚柔和。舉家珍愛。兩歲後得疾。若懷孕者。始數日不食。漸至一月。枵腹經十旬。忽生一男子。三月復然。又四月亦如之。是歲連舉三子。聞見者莫不以為異。自是飲食蔬數不齊。似有所憑附。預說其家禍福。往往多中。遂白王公主母。乞一淨室學道。勿以事相關。晝夜掩戶。或穴隙窺之。但跌坐誦經。璋嘗排闥強造其處。則四壁環列皆佛書內典。至有天竺及外國所刊。

板籍諾所從來。曰天女見與潛熙辛丑。兵帥鼓果選璋部西軍赴殿巖。因刺薦其材。妾請從行。璋辭以法不許。舟次果州津漑。蜀人謂江十步。既音讀為既。謁郡守還。馬上望一女子。至沙上持誦經。即之。乃妾也。駭其何自而來。曰思君之極。不覺魂飛。璋亦喜。載與俱。東至鄂渚。其表弟蔡奎幹辦戎。僕來相訪。未至。妾已先知。曰。蔡都幹至矣。蔡向者固先知之。是日覺其精爽。比舊微為聳露。問璋曰。兄本買妾。聞却遇仙。璋備言其狀。令取一小尊酒與祭飲。所貯才三升。各舉一觴。而尚存其半。怪而叩之曰。近來學得一戲劇術。不足道也。明日蔡邀到官舍語次。及西州風物。曰。兄留行都。正是春暮。必可飽食。玉津櫻桃。妾曰。此亦不難致。願假一盒。往取。盒子至。布氣數口。以手帕絨封。授老兵。使持往舟中。且祝勿擅啟。少頃而回。櫻桃溢盆。賓主飲嘗。徧及媪媪。唯一乳媪及小鬟不得食。曰。渠不應享此。璋問蔡。建溪新茶已到。未。曰。未有。妾曰。我亦能致之。即於假山側拈塊土。寘掌內。揉碎噓呵。付外碾細淪之。即於假山畔嘗真奇品也。妾每出必以虎子自隨。俄暫起。曳窓屏蔽障。既退。媪髮視其旋弱。香如麝。臍而色清潔。舉而共飲之。妾在坐笑曰。兩人無良。竊飲吾溺。然亦可傷。不過費我幾日工夫耳。後至都城。璋登岸而返。失妾所在。方疑撓之際。一翁一媪來省女。璋無以對。執詣廂官。

送於府奏劾之。坐輒帶婦人從軍停官。責本隊自效鼓果以舉官不當。削秩。鄱陽吳
濬從婦人翁胡德藻。官於鄂。見蔡生日擊其事。已而遇璋於廬州。逆旅訪得本末
甚詳。又三年。濬往渝州。逢利路州鈐轄吳漢英於夔府。因及璋踪。云妾生子皆俊慧。
能讀書。妾今在父母家無恙。

譚法師

德興海口近市處。居民黃翁。有二子。服田力穡。以養其親。在村農中。差為贍給。又於
三里外。買一原。其地肥饒。二子種藝麻粟。朝往暮歸。久而以為不便。乃創築茅舍。宿
食於彼。翁念其勤苦。時時携酒。或烹茶。往勞之。路隔高嶺。極峻。子勸止。勿來。翁曰。汝
竭力耕田。專為我故。我那得漠然不顧哉。自後其來愈密。正當天寒。二子共議。使老
人跋涉如此。於心終不安。捨之而歸。翁問何以去。彼具以誠告。翁曰。後生作農業。是
本分事。我元不曾到汝邊。常念念可惜。有頭無尾。二子疑焉。詢其妻。皆云翁不曾
出。始大駭。復為翁述所見。翁曰。聞人說此地。亦有狐狸作怪。化形為人。汝如今再往
原上。若再敢弄汝。但打殺了。不妨。復去。迨晚。翁至。持斧迎擊於路。即死。埋諸山麓。明
日歸。翁曰。夜來有所見乎。曰。殺之矣。翁大喜。二子亦喜。遂蓋治原隄。為卒歲計。然

翁所為浸偽。浸改常。家有兩犬。俊警雄猛。為外人所畏。翁惡之。犬亦常懷搏噬之意。乘其迎吠。翁使婦餌以糟。載運椎擊其腦。既又曰吠我者。乃見存。不可恕。婦引留之。不聽。皆死焉。固竊訝。且頻與婦媢。將呼使侍寢。室中譚法師者。俗人也能行茅山法。雖非道士。而得此稱。黃翁待之厚。來必留飲。是時訪翁。辭以疾作不出。凡三至。皆然。已而又過門。登床引被自覆。譚曰。此定有異。就房外持咒。捧杯水而入。覺被內戰灼。形軀漸低。噴水揭視。拳然一老狐也。執而鞭殺之。而尋父所在。勿得。誠發葬處。則父尸存焉。已敗矣。蓋二子再入原時。真父往視。既戕之。狐遂據其室。予記唐小說所書黎邱人張簡等事。皆此類云。

都陽縣社壇

饒州自建炎後。就薦福寺。試舉人高熙初。提点刑獄。丁時發。將別創貢院。委學正魯時以下訪隙地。可以營建者。或曰七里外院社壇處。勢空曠。且旁無民居。用之最便。但為縣徙社舍於它處足矣。議未決。其首謀者夢一士人來。與談是事。曰。取之無害。但非旱乾水溢。可變置社稷乎。謀者懼。乃白於丁。寢其說。而置院於學宮之東。士人以片言而能止大役。蓋神云。

蕉小娘子

潘昌簡。紹熙三年。知鄂州蒲圻縣。攜髮士陳致明為館客。邑小民無事。潘每出書院與陳款飲。庭前芭蕉甚盛。常捧盃屬客曰。只令蕉小娘子佐尊。如是一歲。陳遂有所感。一女綠衣媚人。客與之狎。寢則同衾。涉厯百許日。惟悴龍鐘。了無人色。潘初不悟其然。以為抱病。招醫療治。極略不能成効。迨疾革。問其所致。乃云蕉小娘子。潘即命芟除。已無及矣。

汪八解元

德興汪遠之行第八。赴省試。其兄及之在家。夢一駃步至。立於庭曰。十年勤苦無人問。一日成名天下知。八解元過省。喏後三日。報榜人來。大呼前二句。及連唱喏。與夢中不少差。夫以一走卒語喏。亦先見於夢。豈得謂之不前定乎。

徐問真道人

徐問真道人者。濰州人。嘉祐治平間。多遊京師。嗜酒狂肆。能咬生蔥鮮魚。以指為鍼。以上為藥。治病絕有驗。歐陽公在政府時。嘗苦足疾。求其拯療。徐教公汲引氣血。自頂至踵。用其言而愈。忽一日。求去甚切。曰。我友罪我與公卿遊。不可留矣。公使人送

之出。果有丈夫冠鐵冠。長八尺許。立道旁俟之。徐出城。顧村童持藥筒。行數里。童告之求去。徐探警中。取小物如棗大。覆之掌中。至於三。得酒滿掬者二。以飲童。蓋美酒也。隨即發狂。後皆不知存亡。黃岡令周孝務。暴得重腿疾。東坡公授以徐口訣。七日而愈。見坡志林

欽廳呂明

清熙十四年。欽縣宰虞奉議。耕遣廳吏呂明往嚴州。歸塗。值一客亦負擔。元不相識。即顧揖如舊友。凡四五日。其行忽在前。忽在後。一日數相逢。呂當食。必招與共啜。但見其追逐不捨。顧疑焉。投宿村店。取腰篋中所藏褚券十餘道。置席下。以防其竊。明早啟戶。遇此客前問曰。爾平生作何善緣。呂曰。我小人耳。有何善可說。客曰。我相隨時。本不是好意。望爾身畔。料必財物。欲為不利。夜來錯壁窺。乃覩一人長七八尺。面似神道。瞪眼看我。我不覺驚倒。又不敢叫人相救。此何祥也。呂曰。每日天未曉時。誦金剛經。今十年矣。客愧悚謝去。金剛靈驗。古今非止一端。甲志戴之矣。予姪修與虞為代。呂明正在直說此。

金神七煞

吳楚之地。俗尚巫師。事無凶吉。必慮禁忌。然亦有時而効驗者。如居舍修營。或於比近改作。則靜室遷避。謂之出宮。最所畏者。金神七煞之類。各視其名數以禳之。侯家人出竟。乃誦咒施法。用七鴨卵。從水榭之堂中。視其在亡。以應占訣。樂平一富家。以築室方隅之禁。從出經日而歸。七卵在地。但餘破殼而已。七大鼠死於旁。蓋室內無人。羣鼠謀食。過卵焉。各咬其一。故犯禁而隕。老巫厭禱之理。疑若以物類相代。然予叔父中。造牛欄於空園。術士董猷見之曰。闕之一角。犯九良煞。當急解之。呼巫焚紙錢。理桃符以謝。既而言人。可以免。恐牛當有災。後一月間。相斃其五。而三特有胎。特犢正合九數云。

向生驢

樂平人向生。有陸圃在懷義鄉。戒其佃僕曰。此正好種菜豆。僕以為不然。改植山茱。一日向乘驢至彼。按視。怒之。悉加芟蕩。僕冀其收成而勿獲。大失望。即入室。取利斧。出剗刃已及。向急跨驢而走。因傷墮地。驢舉兩足舐僕。又作人立齧之。且逐行數十步。僕既逸。乃還護向。人或過其前。輒蹄舐之。無敢近者。復啣草覆向體。迨暮。芟棘者至。始嘶鳴往迎。引以視。向遂得脫。

蓮湖土地

鄱陽蓮湖寺僧惠臻。出近村赴齋供。經日始還。而盜穴其室。囊鈴一空。臻顧戀嗟嘆。作小詩書土地堂外壁上。前兩句云。禍來患去不由人。土地伽藍固勿靈。其夕夢一老翁。卑詞而請曰。吾職護山門。乃有不能覺盜竊之失。何所逃罪。然所書之句在壁。觀者見必讀之。吾之差辱。不啻槌於市朝。願師為去之。自此苟有穿窬之過。雖輦棄此軀。不敢愛也。臻覺而感其異。旦即剷除之。

夷堅志卷三十三終

雙港富民子

宋 洪邁撰

鄱陽近郭數十里。多陂湖。富家公主之。至冬日。命漁師竭澤而取。旋作苦廬於岸。使子弟守宿。以防盜竊。紹興辛酉。雙港一富子守舍。短日向暮。凍雨蕭颯。擁爐塊坐。俄有推戶者。狀如倡女。服色華豔。而遍體沾濕。携一複來曰。我乃路妓散樂子弟也。知市上李希聖宅。親禮請客。要去打窠他家。眾既往。我獨避雨。趕趨不上。願容我寄富子曰。舍中甚窄。只看得一小床。若留汝過夜。我爹娘甚嚴。必定嗔責。李宅去此不遠。早去尚可。及女懇祈再三。雖以笑謔。進步稍前。子毅然不聽。徐言既不肯。教我宿。只暫就火烘衣。俟乾而行可乎。許之。子登床。女坐其下。半卸紅袖露其腕。白如酥。復背身挽羅裙。不覺裙裏一尾出。子引手拈杖擊之。成一狐而走。衣裳如蛻。皆汙泥敗葉也。

史家塘

餘于之北官道傍。有史家塘。其一穴綠水澄清。過客多賞戀。勿忍去。一官人携妻孥

來留止甚久。有姬妾數輩。時當炎暑。其一妾為人輕浮。即脫履襪。下濯足。為物從水內。挽以入。主公不知所為。望之不見。旋即農家假水車。倩夫力捲涸。不得踪跡。為住宿一夕。愴然而去。

盛珪都院

饒州吏人盛珪。因盜用官庫錢事發。挈妻子避地餘干之金步。寄跡於市民萬二十四家。聚小童讀書以自給。建炎庚戌。妖賊王念經嘯聚傍邑。狂僭稱尊。步市之人皆竄伏山谷。萬生投賊中。受其官職。珪窮悴飢推。值其眾激。自謂故舊可託。出而迎拜。萬叱而擒之。斷其首。搗于竿上。持示賊。詐云殺獲官軍謀者。及賊平。黨與多誅。萬獨漏網。紹興辛亥上元日。里中豪者王德璋。倡率社甲為佛會。禳除凶災。且薦拔遭兵而死者。萬預焉。事畢還家。中途大呼。言盛都院領人共打我。所親走報其母妻。且扶掖以歸。在室跳踉若格鬥狀。呻吟甚苦。仍不絕聲。母妻視之。則無他人。意為醉耳。局其尸而出。夜半。其聲始息。明日入視之。死遍身青痕。蓋冤鬼報仇云。

應氏書院奴

德興吳良史。紹興十六年。就館第於店右。應氏親定書院。奴子戴先。因負水灌蔬。跌

而傷足。久之乃能起。嘆曰：我幾夜做怪夢。元是有此厄。吳及諸生詰之。遂巡始道其故。曰：自四月以來。有人夜入所寢室。著揉藍額。粧澤明媚。了鬟綽約。相視而笑。便為自獻之態。共榻至曉而去。問其姓氏居止處。曰：只是下頭人。從此每夜必來。漸覺情密。但令脫衣服。則堅然不肯。欲捫其胸。亦固拒。或拊弄其髻。則曰：布髮也。所以多硬。經十餘日。解頭編與我。館同心髻。許嫁焉。而云我有母在此。一段因緣。明當邀他來。汝自告戀。天將曉。把手出房。忽笑云：與爾上樹戲。遂同登一。枝而立。枝折而墜。身乃在床上。恍惚直如夢裏。吾疑為妖魅所作。投牒驅邪院。其弟明甫。習行正法。為結壇於室布灰滿之。夜聞兵馬喧沸。搗一物。其聲可駭。視壇上。得兩狐印跡。一小一大。所謂母子之驗云。時五月二十有八日也。

馬大夫

樂平下陽馬大夫。為嶺南太守。解組還鄉。憩道間郵亭。縱步花榭。過道人絮酒一壺。又一籃貯燒豬肝一具。不知所從來。相見驩如故交。曰：大夫能同飲此酒乎。馬曰：幸甚。即就闌干曲對酌。且食肝。肝味極美。馬意甚適。方欲延入款接。忽騰空而去。馬自以為遇仙。思肝之珍。命危人臚治。百端莫能及。未及幾日。得疾而亡。則所遇非佳士。

也。

邵資深詩

鄉人邵資深。晚得官。調光澤尉。夢一人如鬼。謂之曰。吾有絕句為君獻。即高吟曰。滄浪白髮老相催。故園西風又到來。諸事生涯當束手。一年此處一啣盃。覺而語子弟。以其詞意非佳。愴然不樂。甫到館。中風疾。正歸。處於桑園茅齋中。未幾不起。

周氏子

鄱城周氏子。未娶。獨寢。處門下一室讀書。抗志勤苦。一夕夜過半。有隱士著道服。杖策窺戶。稱姓名修謁。其狀奇古。美鬚髯。對坐相賞。良久乃去。如是踰月。不以風雨微來。忽挾一女子至。容色清麗。衣履華好。立侍於側。隱士笑曰。吾嘉君少年。而力學。若此。前程未可量。故携小女來奉伴。於是三人鼎足坐。隱士旋引去。女令周吹燈。解衣登榻。隱士絕跡。而女夜夜來。嘗持一物饋周曰。是熊胆也。服之最能明目。可夜觀書。周受而食之。出入期年。形體消瘦。父疑而詰之。始不肯言。加以怒罵。乃備述底蘊。父即日繫之徒舍。招醫診視。云元氣耗散矣。更月十日。將不可為。遂進以丹。補煖之藥。歷時乃安。是歲紹興辛酉也。

招慶寺水

紹興甲子歲。江浙大水。衢州常山門外招慶寺。於五月十八日。早雨作。山林震搖。士大夫家居其中者。相率望空焚香拜禱。諸僧就佛殿課經厭穰。主僧自曉出赴齋。俄聞雲煙中。語曰。欠山主與徐保義。及馬在時。山漸推壓塞路。有頃。山主歸。徐跨馬亦至。諸峰同時倒。廊殿陷沒。唯魏邦達侍郎一位獨脫。先一日。有老道者晨起。見數僧打包而出。若行脚者。顧曰。此將有難。唯藏下可免。是夜魏之塔趙叔溫覺有異。豫繫橐囊。置山腰亭上。使兩婢守之。至明日。水從山頂一大石。著頂背而分。兩道流下。老道者在藏院。呼叔溫曰。官人可來此處。甫到而山頽。經界法初行。於寺置局。以積雨皆徙去。先一夜。邑人俱聞傳命曰。知縣約束。應經界文字。侵曉。盡要來寺中。整頓。於是悉壓死。其後邑眾歛錢。命工發土。出尸。欲行埋葬。凡僧俗婦女。一切裸身。禍罰之酷如此。

華陰舉子

華山既摧之後二十年。華陰舉子赴省院。離家未幾。不覺迷路。盡失僕從。行李所在。就近村訪居人。其人曰。知秀才上京。我有一書。煩為寄與五岳觀某道士。仍煩與之。

言。這箇畜生。徃來壞山。損了生靈無數。後來又去西京作孽。今却敢復回在此。已行枷錮了。吾引秀才一看。乃偕行。才數步。所失僕從行李咸在。而居人境界寂然。舉子異焉。到京師。未弛担。丞詣五岳觀。欲投書。問道士房在何處。觀主云。見在園中。舉子舉子走視。投以書。道士植鉏而接。舉子正欲下拜。仰頭不見矣。

明州學道小龜

明州大家子弟。聚一學舍。或買得小龜。才濶寸許。而背甲長出覆首。異於常龜。一士最好奇。取育於家。經宿其妻頗荒忽失度。每夢追逐男子。項有裝飾。不同世人。夢中相接笑語。同室聞之。醒時則云是我丈夫也。携之共飲。士無如之何。邇有宗室子。行天心法。與此士善。許為攝治。方施法禁。龜從盆內霍霍奔走。徑趨壇上。宗室意其作祟者。謹問之。低首若服罪。乃赦之。送於海。士妻遂寤。

胡彦才女

衢人胡彦才。有女及笄。容色殊美。擇婿未諧。嘗戲堂上。忽見三錢墮梁間。漫拾之。歸將納於厨。方啟扉。乃得紅牋。同心結數百。自是敬固不常。或唧唧私與人語。或似與人笑。父母憂駭。坐卧其側。不能戢也。郡士徐具瞻。習行大洞法。招使治之。熱一符於

竈竄一符於口。而坐室內伺視。女望一美丈夫來。入青衣房。為青衣人斥去。云正是捉汝。女迷惑春戀。隨而觀之。見甲士數十人。捽拽以出。而餘無所覩。女猶詰其事也。而豁然矣。

村民殺胡騎

建炎庚戌。胡騎犯江西郡縣。村落之民。望而畏之。多束手就斃。間有奮不顧身者。則徃借得志焉。雖婦女亦勇為之。其過豐城劍池也。鐵騎行於正道。通宵不絕。蓋使我眾聞其聲。而不測多寡耳。一騎拔兩女子。獨穿林間。女詣謂避者。言可擊。於是眾舉槌。檣之而墜。旋碎其腦。馬嘶鳴不已。以尋其主。眾逐而委之井。遂脫。又胡掠一婦。使汲井。婦素富家子。辭不能。胡收。怒罵。奪餅器。低頭取水。婦推其背。竦足入於井中。餘于民父公子。全家遭虜。兩胡然火。將焚厥居。父默念若蕩為邱墟。萬一獲脫。將無所歸。乃呼其子。齎奮槌縱擊。垂困。取胡腰刀。截其首。一家遂全也。

李源會

李源會。京師人。所居房曲。頗寂靜。其外書室。意外有隙地。以種花卉。兄自亳州教授罷歸。姻戚畢集。具酒。婦女所乘竹輿。皆置花陰之下。日將暮。聞一輿內有兒曹聲。

李遽往視無見已而復然竊怪之唾罵詬責杳無應者惧而入中堂經廳側逢一妙麗笑抱李腰而語其音如黃曰不得道不得道李惑而秘焉乃握手入室交歡而散李意為坐上客歷驗皆非也客去後此女遂出相就若夫妻然時李猶未娶母畏其染著徙榻於中堂每夜亦至迨元胡寇犯闕李依所親趙師古南來紹興中官於饒州樂平女始絕迹李脇下生一氣塊按之不痛藥之不損三十餘年而卒。

薛和夫

汴京毗婆寺前一宅常僦與人充官舍薛和夫者奉母與兄處之每日晨必見一婦衣碧衫仙袂飄然相去不過二三尺雖知其異不敢略采顧而心絕怖恐白母兄亟徙去兄後為河北通判凡兩任解官還都復訪僦宇和夫行巷陌過舊處局閉寂然因躡足而入偶念昔日所見不知在否漫以津唾点窓紙破窺之碧衣者正背身而坐和夫毛髮森竦急趨出時相去七八年矣。

王上舍

建康王樞密德言倫云鄉人王上舍以此和六年元夕與三友同出府治觀燈三友登山棚玩優戲王獨在棚下不肯前邀之弗聽蓋意有所矚見一姬緩步一女僕隨

之衣不華。粧不豔。而淡靚可喜。顧王微羞。整飾冠。若欲偷避。王逼而窺之。始探暮首巾。四面而笑。王將與之語。為友所牽。莫能遂。於是偕入委巷。行人絕布。姬復在焉。而友無所覩。王託如廁。狎身相躡。情思飛揚。因就與姬語。姬曰。我知君雅意。但以寡居一第。無男無女。只小妾同居。蕭索之情。不言可知。君果有心。異日願垂顧。王曰。吾方寸已亂。何暇遷延。携手將與綢繆。四顧巷陌。燈燭車馬。略無可駐之地。念市橋下甃石處。差可偷期。乃野合而別。道其所居某坊。明日往詣。姬出迎。獎其有信。留止通宵。買酒款適。王暫還學宮。無日不往。倘有故失期。則飲饔具廢。浸以臞劣。向之三友。固詰其囊游。具以告。友曰。此為妖異。不言而知。勿復沉迷。以全性命可知矣。王如醉而醒。強自抑遏。姬忽夜造其所。責之。我不幸已失身於子。奈何中道相棄。王第詞謝。姬留歡如初。王覺氣體不支。思與之絕。乃從友寄寢。又夢其來。竟病風淫而卒。

餘于民妻

餘于鄉民。周生之妻。性淫蕩。紹興十八年三月。往母家。中道遇巨蛇當路。意其死者。遂跨之而過。行不數步。蛇起逐之。熟視。蓋三男子也。若兄弟然。長者以言挑之。欲強與合。妻未從。二弟者勸解之。兄不聽。方撐拄之間。鄉人龔黎臣偶至。見巨蛇繞婦人。

數匝。共卧於地。冀欲前營救。而手無所携。不敢迎。素能持大悲咒。乃高聲誦念。奮而叱。蛇即解去。及轉山腰。回望。依然三男子。衣白緋紗。緋勒帛。背人而逝。邑士章時濟說。

煉銀道人

逢時澤汝霖。居於安仁縣。其姻張翁。酷嗜丹竈。家有甘井。不許他人汲。專用以煉丹。貴其潔也。性又恬靜。非道侶不接納。雖貴客至。亦拒之。嘗遇道人於路。麻衣穿結。未登門揖而飲之。酒既三行。問其有何術。曰能鍊銀。張喜曰。先生須何物。曰只須井泉一盃。請翁自汲。洎水至。道人猶坐布氣。水沸少頃。沸定。已成水。持付張曰。可寘燈內。用某藥若干。藥皆易得常品之物。如其法候之。果凝為白金。復問更有何術。曰能使枯木再榮。使試之。笑曰。宜多飲我酒。張縱其飲。無算。徐取小奴所執徹筵。擗於地。嘆水一再。良久。蔚然回綠。色張驚喜。對之設拜。起則失之矣。張然嘆曰。真人過我而不過命也。夫。其子魯卿。為蓬公壻。亦有父風。

李山甫妻

汴梁李山甫妻。亡踰月。所居樓梯。忽軋軋有聲。少焉。妻至。李初疑怖。至則忘之矣。語

笑就枕。如平生歡。曉去夕來。母聞知。密布灰於梯道。以驗之。見雞跡四五。已而妻謂李曰。我託此而來。非是異類。夫婦情深。自戀戀不能捨。無意相害也。久之。李謀復娶同邑包氏。一夕。妻泣言。君已謀繼室乎。李訝焉。妻曰。我斷君此事不得。既有此議。我當絕矣。若留不可。曰。幽明有間。但善與新人。養護稚兒。否則君婦生子。我必致禍。李許諾。遂訣去。包氏成禮未幾。晝寢未熟。若有牽帳者。冷風淒然而入。一婦人嚴裝麗服。登榻曰。我即李前室。與夫人如姊妹。幸善視吾子。不然。夫人生子。我必崇之。下榻徑出。風吹其帳自合。包驚覺。帳猶搖搖不已。

蕪湖儲尉

建炎間。太平州寇陸德叛。燒劫居民。殺害官吏。蕪湖尉儲生。竄避不及。為賊黨縛去。德自臨斬之。已脫衣榻坐。德見其頂有毫光。三道出現。乃釋之。且令主邑事。付以倉庫。後盜平。用此策勳。改京官。宣城僧祖勝云。儲尉每日誦圓覺經一部。觀世音菩薩千聲。率以為常。以故獲果報。得免橫逆。

茅山道人

紹興二十年。茅山大修醮事。江東運使鄭清卿。王亦顏。同往縱觀。至午。憩於茅舍。遇

道人服白紵衫。青布巾。修眉美鬚。風骨清峻。鄭王相謂曰。豈非呂仙乎。召與語。命之坐。酌酒數行。兩主人皆已醉。漫問客曰。能更進否。曰。能。尚能幾何。曰。無算。乃令侍史。潑酒兩壺於銀盆中。恣其痛飲。一杯復一杯。鄭曰。先生如有藥。求幾粒。曰。有。即引手擦左腕下垢汗。搥成青粒。與之曰。只得喫。不得喫。王亦求之。復擦右腕下汗。成紅粒。與之。所言亦然。酒盡。客去。先是一老兵守廂閣。二漕出。兵卧簷間。日晏未醒。漕因戲以兩藥。納其鼻中。氣即汲之。猶未覺。使人喚起之。問曰。汝覺四體如何。曰。覺得極輕。殆欲凌霄耳。明日騰空而去。二漕相視而嘆。自恨無緣。蓋假手以度老兵也。

金壇翁甥

金壇富翁。有甥居丹陽。王其田莊。出納嘗以日暮到舅家。舅正坐門上。見甥背有佳人相隨。意其挾娼也。未暇問。俟館定。問之。甥既寢。切切昵語甚密。且聞微笑聲。擬須明旦責之。及啟門。但甥在爾方。以為異。戒甥使自謹飭。甥云。相與纏綿久矣。不謂輒至此。其里人教之曰。其來必經由橋梁。他日汝過。試拋三五錢於水中。而祝水官。河伯乞。勿令此婦得度。當可免。乃如之。而宿於一橋畔民舍。以驗影響。是夜婦至。將度橋。有物訶止之。垂泣而退。自是稍與之絕。其舅言初見時。其人簪髻。帶珠翠。霞帔繡

領醉臉蛾眉。逢人必使詢訪。何處有此一客云。近他人家及廟宇。悉無似之者。獨揚州米侍郎齋院內。一美人真如是。疑此鬼也。然相去百里。又恐不然。剪親物色。聽之不差。

江渭蓬二仙

紹興七年上元夜。建康士人江渭元亮。偕一友出觀。游歷巷陌。迨於更闌。車馬稍聞。見兩美人各跨小駟。侍妾五六輩。肩隨夾道。提絳紗籠。全如內家粧束。矚目江。江追躡到閨房。一妾來言。仙子知君雅志。果欲相親。便過社家園中。臨溪有樓閣。足可款晤。江喜而即往。旋踵至彼。兩鬟持燈毬出迎。二士皆入。四人偶坐。展叙寒溫。仙顧笑曰。襲我至此。勿問有緣無緣。且飲酒可也。於是命設席。盃觴殷騰。一一整潔。仙滿酌勸客酬之。皆引滿。至於三行。賓主意慙。一侍女曰。天上月圓。人間月半。教人似月。正在今宵。不應留連飲酒。歌曲止能動情。未暢真情。酌醴止能助興。未洽真興。與其徒然笑語。何似羅帳交歡。兩仙大悅。曰。小姬解人意。即起同詣一閣。對設兩榻。香煙如雲。各就寢。使妾掩帳。妾曰。滅燭乎。一曰好。一曰留。久之。聞雞聲。妾報曰。東方且明。宜亟起。倉皇着衣。就榻盪盪。相對傳觴。授以丹兩丸。曰。服之。可以辟穀延年。別不再會。

江與友遂趨出。一鬢曰。未曉裏且緩步徐行。仙送至門。慘愴而別。二士自此不如烟火。唯食水菓。殊喜為得際上仙。三月往茅山。與道士劉法師語。自說奇遇。劉曰。以吾觀之。二君精神索漠。大染妖氣。若遇真仙。當不如此。我能奉為去之。始猶不可。劉開諭以死生之異。豁然而寤。曰。唯先生之命是聽。劉命具香案。擇童子三四人。立於旁。結印噓呵。令童視茶面。曰。一圓光。影如日月。曰。是已。令細窺光內。有吏兵。劉勅吏追土地至。遣擒元夕杜家園崇物。才食頃。童云。兩婦人脫去冠帽。伏地待罪。又有數婢側立。劉勅道姓名。一云張麗華。一曰孔貴嬪。盡述向者之本末。劉曰。本合科罪。念其嘗列妃媛。生時遭刑。而於二君不致深害。祇責狀而釋之足矣。二士拜謝去。復能食饌如初。

景靈宮道士

紹興中。臨安有老道人。年八十餘歲。言舊為京城景靈宮道士。嘗以冬日。在三者門外空地。聚眾用濕紙裹黃泥。向日少時即乾。已成堅丸。因白眾曰。有小術。呈獻諸君子為戲。却覓幾文錢。沽酒乃隨地方所。畫金木水火土五字。各搥一丸泥。包以濕紙。置其上。就日色晒之。告觀者請勿遮陽光。少頃去紙。東方者色青如靛。南則赤如丹。

西則白如珠。北則黑如墨。中央如黃蠟。然往來人以千百計。相顧歎異。各與之錢。而無取其泥者。天正寒。其人髮黃面皴。口著單衣。必有道者也。

黎道人

黎道人者。溧陽人。少落魄去家。足跡遍蔡魏。政和間。走陝西。沿道中塗。值夜為虎所窘。竄入三官廟。踰伏紙錢中。半夜後。燈燭光明。見三道士飲酒。數人侍立。一道士云。此中安得有生人氣。侍者以告。命呼出。問鄉里姓名。畢。又問能飲乎。曰能。使酌酒飲之。并與一棗。黎拜謝。復入紙錢中。道士侍人皆不見。自是不飢。唯飲水。宣和間。到邢磁村落。聞四畔哭聲相續。叩店媪曰。此中有桎狗為暴。夜至人家。搏食孩稚。黎曰。然則吾為殺之。他夕宿一處。正聞哭聲。其家叫云。狗來。黎持棍追逐。狗行甚疾。狗渡水。黎亦渡水。狗穿岡。黎亦穿岡。約百餘里。然只旋轉此一村。東方漸明。狗窘甚。奔古窰喘息。黎大呼傍近居人。壞窰取之。乃一老媪。煤面裸身。眾有識之者。曰是某村某婆也。有子有婦。有孫。眾擊之百數。不作一聲。唯口吐涎沫。執以赴郡。郡逮其子婦。婦至。詰之曰。累向阿家道。莫作這般相態。今果了不得。郡使婦具言之。曰不知其他。但見每夜黃昏。必至窰前。以火煤塗面。脫下衣裳而出。天曉復還。卻積其宿愆。斬之。狗

患遂絕。建炎多難。黎歸故鄉。結廬官道側。賣藥乞食。若有兵寇大疫。率預知之。輒告別邑人而去。踪跡稍露。人視其去留。以卜安居。宗室子共為營菴。事之甚謹。一夕縣市災。居民鼎沸。黎助之救火。同時四門各有一黎。自是人愈崇禮。黎心不能安。忽奄然而逝。宗子賈棺葬焉。後乃在建康。有過之者。猶寄聲謝溧陽人。宗子與好事者開棺。但存草履。後隱不出。

開福院主

饒州東湖內浮洲。開福院主善講經。郡民熊氏。出入庫倉。為人輸送。苗泉家稍溫。而好善。常延致齋供。熊未有子。僧因赴齋罷。熟視其妻曰。我來與爾作兒。熊夫婦大笑。是夜妻夢訪其居。遂懷妊。越十月。又夢詣其室。腹痛而卧。忽見一禽。若青蒿者。飛入口。即生男。明旦。熊往開福視之。已坐亡矣。後娶婦。得孫。利陽鎮人沈公。假館於熊。熊子謂曰。我欲託生翁家。沈戲曰。吾家那得飯與汝喫。沈回舍。妻亦再夢熊來。其生也。亦感青蒿之異。而熊子亡才七歲。都昌土塘黃氏母。以姻事至沈家。此子之語如熊生。既而亦如之。蓋僧閱三生。不離鄱陽。皆先與母約。首尾不過三十年。

臨川人苦消渴累歲更十名醫不效嘗坐茶坊見道人行乞漫呼與茶又具飯問其有何術曰無所能只收得幾道藥方耳主人喜復問有治消渴方乎曰正有之用苦棟根新白皮一握切焙入麝香少許以兩盞水煎一半空心飲之雖困頓一二日然疾可愈乃延留之而方服藥下蟲三四條狀如蛔而真紅色以語道人道人曰尚有食蟲三條不必再服恐取盡則困不可支自此渴頓止卧而將理再宿脫然。

景德鎮婦人

景德鎮一巫夢白哲婦人二十七輩皆赭衣前拜曰願伏事君家自此歲一夢或再夢已而至於三四竊怪之不知其何祥也後開山為生穴得一窖中藏銀二十七錠皆漢裏蹄樣也役人爭取之巫與之競訟於官檢二式受庸者弗得乃悉付之予按漢武帝以太山出黃金故鑄為趾裏蹄初非白金也

夷堅志卷三十四終

夷堅志卷三十五

宋 洪邁撰

溧陽狂僧

溧陽有風癡狂僧。語人禍福立應。一民家娶婦三日。僧往賀曰。我來賀婚。當與我酒。主人沃之巨盃。又欲見新婦。其家難之。婦亦不肯出。請不已。乃令一見。僧熟視良久。近前擁持。齧其喙。婦叫呼。眾奪以歸。僧歎曰。得我齧。斷却也好。再稱難難而去。無何。婦因與夫爭言。以双股繩自經於房梁。其一股斷。方悟僧先所云難難者。不可免也。

鮑同及第

金陵府鮑府史生三子。少時皆俊秀。讀書有聲。父夢道人青巾白袍。皂纒。抱墨桶。寘其庭階。如世所謂呂先生。顧其三子曰。兄弟三人同及第。故悉使更名。偕曰同。仲曰回。季曰罔。其後獨同登科。而回罔不第。乃驗其語。

淵明瘞酒

世傳環九江境內有淵明瘞酒處。人或掘得之。鄉人鄒廣成云。南康廬下多美田。山

腰有巨石。可容二百人坐。耕農多登之會食。一農忽言石根大半危出山外。盡共鑿其下。若墜落山前。則我輩免得上去喫飯。大段省力。眾以為然。鑿之果墜。而於底得一石臼。中一銅器有蓋。即扁壺也。揭視。盛酒滿中。傍刻十六字。曰語山花切莫開。待予春酒熟。煩更抱琴來。眾疑酒非人間物。不敢飲。傾棄之。酒香在地。經月不滅。其器為縣尉取去。予謂是必道術士所藏者。淵明有酒便醉。豈復留待後人哉。

余吏部

德興石月老人。余先生有母弟。弱冠力學能文。里中王氏約聘以女。資裝甚厚。然須登科乃親迎。余預鄉貢。而絀於春闈。王女歸他人。余怏怏失志。因棲泊京師。死焉。石月妻在鄉里。夢叔歸。乘白馬。張青蓋。以為拜官也。喜而出迎。叔下馬。投入嫂懷。遂覺。是月有娠。及期。將就蓐。遽遽痛楚。瀕於危殆。適有兩雀鬥庭中。傷而死。石月懼。呼巫占之。卦成。巫起賀曰。兩雀鬥。偕墮者。主生貴子。已而誕一男。名曰應求。字國器。少而穎異。七歲中童子科。未二十歲魁鄉舉。位至郎官御史。

石逢時

信州十大山吳氏。盛族也。有子某娶婦。伉儷甚篤。吳名宦不成而亡。妻悼慕不已。

常夢見之。一夕又夢在佛殿上。奔往就之。不得近。遙語曰。我將託生。汝休眷戀。今性樂平石村。石大秀才家為男子矣。旦而告於凡伯。為訪之。時石大之妻方懷孕。期月後。又見夢曰。某日我將生。伯如期往登石門。道其故。大秀才抱嬰兒出。示兒見伯一笑。伯懇於石。欲求為吳氏嗣。石不許。其兒後名逢時。常游太學。及進士科第。然位才至一邑丞。吳妻猶守志。將俟其解官。往見之。會卒而止。

揚州茅舍女子

揚州士人。失其姓名。建炎二年春。因天氣融和。縱步出城西隅。遙望百步間。有虹暈。燁然如赤環。自地吐出。其中圓影。瑩若水晶。老木槎枒。斜生暈裏。下有茅舍。機杼之音。試徐行入觀。瀟灑佳勝。了非塵境。有機數張。皆經以素絲。白哲女子四五輩。縮烏雲丫髻。玉肌雲質。各衣輕綃。綵衣。擡腕組織。白錦。轉眸一顧。士人正色端容。抽篋不息。過而視之。錦紋重花交葉之內。有成字數行。第一行之首。曰李易。稍空。次又有一人姓名。復稍空。又一人焉。如此以十數。乃拱手問之曰。織此何為。一女毅然而對曰。登科記也。到中秋時候。當知之。餘無一語。士人遍觀舍中。窗壁玲瓏。風露凄切。自念此身。真如腐鼠。而得造瑤林瓊圃。瞻近群玉。既情致澹泊。不相答禮。揖而辭退。諸女

皆目送之。迨出紅暈。回頭注目。蕩無所覩。乃躡故道歸。時過二更。郭門已閉。遂宿於旅肆。恍疑其境為夢。而歷歷分明可記。是歲之春。高宗東駕南巡。駐驛揚都。四方貢士雲集。至八月始唱名放榜。第一人曰李易。其下甲乙之次。無一差。易正揚人也。於是悟首春所屆。蓋瞻宮云。

巡察都監

餘干人李孟家。賽三界燈願。命奉國院僧師文師仁行持。頗極精恪。明日。二僧往謝。及門。李出迎。忽見一官人。如州都監者。徒御稍盛。亦入門。踞坐胡牀。師文前揖。官人遽問燈疏是誰寫。師仁拱曰。山僧寫。官人曰。天有天主。人有人主。如何輒書燈主。臣李孟只是庶民。安得稱主。自今不得復然。又言既云三界燈。却不点天梯燈。文懼曰。村墅僧徒。不知儀式。即索紙。以朱筆畫樣付之。狀似樞架而狹長。分三層。每層三燈。曰此燈上按九天。下按十八地獄。須如此方合式。文受而指謝。李延坐奉茶。兩從者同曰。不入不入。升輿而去。最後一隸青衣。李問此何官。疾對曰。巡察都監。遂霍然而歿。

陳道通者或稱陳黑子。不知何許人。紹興末。來鄱陽好遊樂。平德興之間。身衣布絛。雖感寒亦然。露卧霜雪。或就富家乞錢。須若干緡。人亦樂與。不速其數。而不見其所用處也。東尉弓手之妻寡居。以私酤為生。陳數從之賒餘。婦人奉之不倦。嘗遺溺盜中。持與之。婦即舉飲不嫌。自是陽狂不食。唐立夫舍人守饒。陳醉入公宇。指而罵曰。汝將病瘟生角矣。唐弗怒。後乃移知温州。加直秘閣。人來問禍福。必毀罵。至遭擊。未幾病死於鍾一明道堂。葬於漏澤園。唐公自永嘉遣一武官來訪之。聞已亡。為火其柩於煨燼中。得勾連鎖骨一具。明年。一道人來德興。謁天門山下余秀才。携一苧衫。授之曰。陳道通。遙託將還。云是君室人手製者。視之信然。時有細民魯九者從之游。引至紗源觀丹井。酌水與飲。且與一棗使食。當冬月沙水不凍。人沃以水亦不怖。今尚存。

朱少卿家奴

朱少卿寓居德興紗源觀。有僕朴直無過。知觀黃道士衣裘垢敝。僕笑之曰。如此衣服。豈可朝真。何不換新潔者。黃以貧未能辨為辭。曰。計所用錢若干。見告我。當任此責。黃以為戲言。姑應曰。謝汝。又曰。我但積每月僱直使可。就非妄語也。數月。果持鶴

覽道服襦袴各一通與之。未幾易新巾白衫棕履。顧少卿之子子壽曰。小官人看一個劇術子。即下庭跳擲起。稍來虛一二尺。至五六尺。漸高。上衝雲霄而沒。張忠定公邑人也。素識之。及鎮建康。忽來於庭下。公憶其死。問之曰。何為到此。曰。來赴三茅干道齋會。公命於宅取杯酒與之。飲訖辭去。徑從立處上昇。莫知所屆。公愕然。府僚吏卒皆賀。以為遇真仙云。

無錫木匠

無錫張木匠造盃器出賃於街。一日差晚。在茶市前交易。有客買來數種。酬價已定。客曰。偶不曾將錢來。願同往家中取。遂引行。穿一曲巷。夾路皆竹籬。到水濱巨宅。門外有櫃坐。張欲直入。客曰。不須入去。待我自取。久之不出。張睡於櫃上。行人過者識之。正在枯草水傍大木下。呼之不醒。為報其家。厥子奔往。披叫始得歸。視向之宅。乃大木竹籬。乃枯草。鬼白晝迷人於邑市。異哉。

程老枕屏

鄉人程景陽。夜卧燈未滅。見二美女。縵烏雲髻。薄妝朱粉。坐於傍。調戲備至。加以狎娈。程老年已高。略不答。二女各批一頰。拏撼之乃去。明日視之。傷痕存焉。兒曹不知

何怪久之。因碎所卧枕屏。方於故畫絹中得二女。蓋為妖者。亟焚之。又彭聖錫。取所藏名畫示人。有宣城包鼎虎帳。未收。暫實榻內。其夕夢大小四虎。噬其支體。至血流而寤。疑且畏。展帳驗視。與夢無差。舉而售於他人。

金山婦人

祝堯卿云。有士大夫。自浙西赴官湖北。妻絕美。舟過揚子江。大風作於金山寺下。所乘舟覆。妻擊盡溺。唯大夫賴小艇得脫。就寺哀慟累日。然後去。三年秩滿東還。復留故處。就寺設水陸供薦。禱於佛。乞使妻早受生。罷時已四更。少焉。童奴掃地。逢一婦人。滿身流液如澆涎。裸跣抱柱如醉如癡。喚之不應。黎明。僧眾聚觀。大夫亦至。細認之。乃其妻也。駭怖無以諭。命加薰燎。具湯藥守之。至食時。稍稍知人。自引手接湯。俄而復活。夫婦相持而泣。遂告其故。曰。我於殁時。如被人拖脚引下。喫數口水。入水底。為綠衣一官人。携入穴。穴高且深。置我土室中。每夜袖糕餅之屬飼我。未嘗茹葷。問其所從來。初猶笑不言。及既昵熟。方云。是水陸會中得來。因告之曰。我因悶已久。試帶我出。瞻仰佛事。少快心意。彼堅拒不肯。求之屢矣。一夕導我攀險梯危。上寺中。望燈燭。夢煌。及詣香案邊。聽讀疏。乃是君官位姓名。追薦我。料君在此。盤旋繞寺。不肯

返綠衣苦見促。我故逗留。會罷強拽我行。我聞君咳聲。緊抱廊柱不放。遭毆打。極困倦。怕天曉。遂捨去。此身隨九泉下。不知歲月。賴君再生。皆佛力廣大所致。喜甚而哭。夫亦哭。遂為夫婦如初。滿寺之人。莫不驚異。綠衣官人者。蓋水府判官也。

新安道人

洪中孚尚書新安人也。有道人常游其門。以茶酒待之。不倦。忽告別。它適。言曰。願呈一術。以為公歡。時當歲晚。洪指園中枯李。可使開花。結子乎。曰能。即請青幔幕其上。白洪延客置酒。以賞之。乃於腰間探藥一粒。納李根。封以土。少選。揭視。李已着花。又覆其幕如初。及再揭。李已結實。於是三幕之。令遍行酒。遂去。幕則一樹全熟。青黃交枝。滿座摘食。香味勝於常種。但歎訝而不能識為異人者。既去之後。方悟其神仙。欲見不可矣。

舒道人

餘子萬氏嫁舒氏。平生好善緣。故有道人之名。中年而亡。其子傳朋夢母歸。不至本房。而入女室。女之夫曰李私尉。尉亦夢道人來。言欲為兒。答曰。母來女處託生。為不順矣。明日各話所夢。已而女復夢黃衣人告曰。舒道人將為汝子。又紫衣僧之言亦

同女固辭。僧舉袖視之。現一圓光。道人在焉。曰。業已如此。奈何。時女懷妊。且數月。及期。夢母至。只坐堂上。女邀入房。曰。李郎在。故不入。寤而子生。是日國忌。促夫出行香。少馬生男。容貌與道人相似。

嘉魚龍珠

建夫元年。鄂州嘉魚縣農夫。乘春雨耕田於陰雲蔽野中。見一火毬在空。欲上復下。竟墮地。光焰赫然。須臾漸息。牧童以弱笠覆之。一燕而盡。老人或稍有識者曰。我聞驪龍有珠。是必因鬥而墜。須持厭服掩取。乃可。農釋手。解犢鼻褌罩於上。火焰如沃果。一大寶珠。包以歸。獻於主人。田二翁翁與千錢。冥諸佛室。至夜祥光四發。高出屋外。遠近望之。謂田氏遭火。及赴救。則不然。喧傳達於邑令。令欲得之。而慮其閉拒。乃撫他事。囚翁於獄。使吏諷之。翁曰。此亦何用。願以獻。令大喜。遽命取之。而前一夕。農霧罩翁居。對面不相認。迨開霽。已失珠所在。其家來報。令不以為然。謂其斬誕。橫施械梏。翁不能自脫。竟死獄中。

徐廿一

樂平民徐廿一。居邑下秋洲灣。其長子千一。治生有方。家業頗振。父忽忽如夢。見其

子在水場上。而空中刀劍紛紛自下。皆將擊之。父百方遮救。僅得脫。寤而惧甚。自是子獨處。則受此撓。於是每夕命數僕陪之寢宿。而夢中復多悸。乃議徙避之。旋於二十里間築室。十一之弟十二方詣塘運水和泥。兄在新屋內。忽大呼稱痛。聲徹於外。弟奔視之。已死。其身遍體皆遭刀斧痕。至濶三寸許。此子庸常一民。不聞顯惡。殆宿冤業也。

葉妾廿八

葉正則。庖婢事載於夫乙。陸子靜知其詳。云葉之父在朝。奉君買侍妾。仍其在家。排行只稱爲廿八。來累月矣。一夕聞窻外有呼廿八者。認其聲不審。未應。忽曰。汝不應。我自入來。俄一美丈夫至。妾惑之。遂同寢。自是乘間必至。已而有孕。十月免身。乃生泥子。二真土偶也。又生車螯。鯽魚各二枚。皆活。葉老不勝駭。亟棄諸江中。此怪往來猶如初。迨正則罷官歸東。將及京口。始絕迹。子靜言之於王順伯。黃雅父云。此乃正則作平江幕官時事。所生兒入地縫中。遣兵持鉏掘之。聞其下曰。爾何人。要來尋我。乃止。雍父審其事於正則曰。然。

湖妓楊韻可人者。紹興十年。以色藝敏黠。著名海陵。仲彌性并通判州事。為所惑。嘗約一鑄杖。一受杖無所辭。及仲以章罷。韻值鑿詐為有孕二年。後竟為王亨道所捷。仲寓居常州。一夕夢之曰。我抱病甚。亟且死矣。平生誦妙法蓮花經。以故可免。隨落得作男子。只在湖州城外方二弓手家託生。君若不忘故情。幸急來視我。正恐已無及。尚可周旋後事。方家極貧不能育我。望加意賙給。我生三日後。煩君來。當以一笑為証。仲寤。遽登舟到。即詣其室。韻因血疾暴作。連夕不知人。又訪得方二弓手家。韻死。方妻生男。仲既悉如前戒。經三日復往。方氏使抱兒出。見望見驚笑。自此仲數存拊之。仲為蘄春守。張壽朋為倅。親聞言。

胡氏異兒

徽州清化鎮人胡廷輝。長婦李氏。以高熙戊申歲生男子。才出胎。上下齶已各有一牙。試以乳就之。而骨軟不能吮。父母駭其異。欲殺之。羣族共勸言。爾無完子。此兒既不吮乳。且無別狀。不若留育之。俟其長成可也。及三歲。諸牙皆出。與舊二者無異。

汪四女

婺源嚴田民汪四家。世為農。頗饒足。而行跡無賴。與鄰豪。名克里役。妻初產得女。

怒投之盆水中。逾時不死。汪痛搯其兩耳。皆落如刀割然。遂斃。次年又生女。兩耳缺斷。全類向者搯痕。里者以為業報。謂苟再殺之。必有殃禍。勉其存育。乃留之。

白石大王

李智仲鄉居時。一姪在書室。忽癡瞪不能語。正遣奴持酒與飲。見而歸告。智仲出視。乃書桌上云。有駃卒持文牒稱泰山府君令與白石大王為代辭。以老母且未娶。無人侍養。乞免行。駃卒怒曰。府君之命。烏可辭。再三致禮。始許來。早復報。適所賜酒。不敢飲。即以媯之。叔出時。尚立門側。今去矣。明日又書曰。駃足再來。已許辭免。猶不語。智仲曰。汝一旦如此。何時是了。又書曰。叔無過慮。但以炭火煨定椀二隻。俟通紅。數數取出投於前溪。明午自能語話。如其說。及期。一切復常。扣所見。冥然不知。李宅前臨大溪云。

韓世旺弓矢

臨川王椿者。平甫之孫。待制游之子。紹興初。為臨安幕官。能弧矢。將官韓世旺。斬王兄也。家本西州。固諳此技。而不以自名。為王所輕。每對客侮之。韓不與較。呂丞相都督江淮。辟王為僚。王收拾貨裝。貯一簾。逢於教場。適諸將置宴席。因留之。韓忽言。今

當與君別能以弓矢角勝負賭麓中乎王恃其技即應曰諾且請坐間數客為証各分箭一把王引弓先發其四中的其八皆在垛內無一不中王意欣然自得坐客無不稱讚稱贊韓遂起應曰我軍旅中人若以十二枝箭爭勝負則為不武願止以兩箭決之眾咸不曉其語韓使虞徒持筵上金錢立垛前一發中錢孔心再發破筈滿坐呼噪開麓取物得白金百兩王慙悔氣不終席而歸橐中朽空莫知所出次日謁韓所厚善者託往解謝焉還元金韓笑曰我本不須彼物正以文官口強常時受他侮薄不少故聊窘挫之他必能做啟事但以一篇謝過便悉返之更須直說不要逞文章恐其見罵王如戒立作啟大畧云幸自識得三兩箇難字何須挽他五六斗軟弓不識便宜搦人賭賽拋毬打論雖是有輸有贏破白傷財其奈着腸着肚他皆類此韓讀之大喜即日歸其所獲。

姚時可

張邦昌既坐竊位死其族弟嘗為郡居會稽府捕其家良賤六十口寘於獄具奏待報張自料身為逆人親族當死不疑與其明正刑書不若預為之所乃囑推吏姚時可曰吾自分必死敢有請於君姚問其故曰吾藏金百兩在某室篋中君往取之煩

為密營毒藥十數服。俟誅命下。即與子弟輩共引決。以後事累君。姚曰。事未可知。朝廷仁政尚寬。何必至是。當為公出探消耗。果不可免。徐為此計未晚。張再三懇懇。訖不可。及奏上。高宗諭輔臣曰。邦昌之逆。出於迫脇。正已可哀。其弟相去三千里。本非同謀。豈宜加罪。即命盡釋之。一家按堵如故。張詣姚舍謝其全護之恩。以所說百金為餉。拒不肯受。至損十之九亦然。是時姚未有子。後連生八男。迨長立。皆好學。馳譽廷家。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一。謙者。高熙十一年。繼之。廷昂一變。及其他子。悉為名士。越人以為陰德之報云。

吳淑姬嚴蕊

湖州吳秀才女。慧而能詩詞。貌美家貧。為富民子所據。或投郡訴其姦淫。王龜齡為太守。逮係司理獄。既服罪。且受徒刑。郡僚相與詣理院觀之。仍具酒引使至席。風格傾一座。遂命脫枷侍飲。諭之曰。知汝能長短句。宜以一章自詠。當宛轉白待制為汝解脫。不然危矣。女既請題。時冬末雪消。春日且至。命道此景。作長思令。捉筆立成曰。烟霏霏。雨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從何處回。醉眼開。睡眼開。疎影橫斜安在哉。從教塞管催。諸客賞。歡。為之盡歡。明日以告王公。言其寃。王滔直不疑人欺。亟使釋放。

其後無人肯禮娶周介卿石之子。買以為妾。名曰淑姬。王三恕時為司戶攝理。正治此獄。小詞藏其處。又台州官奴嚴蕊。尤有才思。而通書究達今古。唐與正為守。頗屬目。宋元晦提舉浙東。按部發其事。捕蕊下獄。杖其背。猶以為五伯行杖輕。復押至會稽。再論決。蕊隨酷刑。而係樂籍如故。岳商卿霖提点刑獄。因疎決至台。蕊陳狀乞自便。岳令作詞應聲。口占云。不是受風塵。似被前身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是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岳即判從良。

天慶觀道人

饒州天慶觀道士陳元齡。素有爐火癖好。無日不從事於斯。僅能得点茅一二小技。至於冶煉黃金。莫能測涯涘也。嘗在室內。距爐治藥。一道人揚揚而來。直入傲揖。跌宕已醉。延坐與語。酒氣觸人。卒然問曰。師黃冠羽服。擺脫塵凡。頗有以助道否。陳曰。甚好。丹竈。秦骨相。窮薄。不能有所值遇。擬乾汞為銀汁。作十殿。先生曾留意乎。道人笑而勿言。陳飲以酒。復扣之曰。此是豈一朝一夕。單詞半句可了。吾不惜少駐。為君圖之。陳以為異人。不敢固請。但日與詣。永平監沽肆。劇飲。因循三月。不告而去。陳望望然。若有失。經旬復來。曰。向者所言。今姑小試。此有水銀。吞。陳曰。有之。以一斤至。曰。

那用許多。只留四兩貯於黑蓋中。置湯餅上。解腰間所挂火瓢。取藥一刀圭投而攪之。覆以陶椽。袖手而俟。少焉。鉦然有聲。曰就矣。揭椽視之。既成白金杯。而分銖不耗。祈陳正衣冠設拜。願執弟子禮。是夜同宿。越三夕。因大醉。陳起貪志。竊其瓢。道人睡覺。愴然曰。不謂君若此。然亦幾何。分量可謂淺窄。遂拂衣去。陳夸於眾曰。從今一生快活。更復何求。如其法治汞。無不立成。凡得銀數百兩。及天慶遭庚子之災。陳所有囊篋。多不救。至今尚存。

夢監補試題

王景伊赴國子監補試。夢宣押考試官三員乘馬而來。其前一人姓黃。中一人姓孫。後一人忘其姓。繼即若入監闈。出詩止乎禮義賦。操筆成文。頗得意。既覺。猶歷記數聯。已而又夢云。則不憶一語矣。明日三考官入院。蓋黃堂雉文。孫逢吉從之。毛從辯甫也。洎就試。題未出。已喧傳所夢賦題。俄聞簾內嚶嚶如爭辯之狀。良久乃以古為鑑賦。是歲景伊不利。後見施德遠之子。聞毛崇甫言。孫初欲出詩止乎禮義。黃欲更以為六德教胄子孫。曰。試者皆朝士子弟。即不挾書。恐難尋索六德體字。義未決。崇甫曰。自來國子賦題。只是四字。遂定用後題。景伊一夢。明白如此。而不獲預選者。

豈以不符所見故耶。景伊說

劉職鑿藥說

私鑄銅器法制甚嚴。信州永豐縣民犯禁。為人詣縣告逮赴獄。罪狀已白。典史毛遂周永受賕釋之。告者經坑治司訴理。械二吏送饒州院。俄而皆病寒疾。直獄劉舒二鑿同診視云。周永當汗隨證下藥而愈。劉欲以下大柴胡湯與毛生。舒曰。渠是陰證傷寒。此藥入口死矣。劉堅執前說。舒力止不勝。竟與服。即時痛徹心腑。旋復洞下。糞結如脂膏。又強使服。至於再。須臾髓竭而亡。吏呼二鑿視之。已無可言。共議作節次申郡。而令出錢買棺。俟檢畢就殮。正昇尸東寘墻角。忽張目舒氣。獄級走報二人。二人來視。毛生宛然若活。問曰。晝時兩服藥。是那箇郎中主張。劉方喜以為已功。應曰。是我所下。正椰榆舒生。毛曰。今後且須仔細。我一家長幼十餘口。仰我以生。所坐本不至死。而汝以服藥見殺。使我五臟如刀割。膏液盡為糞穢。我既知之。而獄級又勒使再進腸胃已腐。安得復生。今只在鬼門關相候。復顧舒曰。且得知治藥人姓名分曉。語終而亡。劉未幾即死。舒懼謝去醫職。而學三壇法。以符水治祟亦能自給。

夷堅志卷三十五終